

王晋康 | 作品

灵童

王晋康 —— 著

上帝不掷骰子。

《灵童》《美容陷阱》
《秘密投票》《魔环》
《魔鬼梦幻》《人与狼》





中信出版集团 CHINA CITIC 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灵童（梦想家系列，银河奖科幻作家王晋康力作）

作者：王晋康

ISBN：9787916002403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灵童

三圣岛的圣使来到我家的草窝时，弟弟才娃刚过5岁生日。从那天起，我家的一切就像是突然转动的万花筒，一下子变得让人眼花缭乱。

我们住在腾格里草原的边缘，不过我们一般称它草窝而不称草原，回为它不是一马平川，而是连绵不断的土丘。不，应该叫做沙丘；不，更准确地说，这里曾经是肥沃的草原，后来变成沙丘遍布的沙漠。在22世纪初，沙漠被征服了，长满了耐旱耐碱的转基因草。但这种草原还不是太稳定，是一层草网罩着几百米深的沙层，可能因一场洪水或长期的干旱而恶化，所以政府在这儿设了少量的草场看护人，每隔三四十里地住一家，监视和维护着草场。其它人是不让在这儿居住的，以免破坏脆弱的生态。这么一说你就明白了，在我们这一带，家里来客是很特别的事，因为方圆几十里只有一家一户啊。

何况是三圣岛的客人呢。

消息是表叔通知的，他是腾格尔县的县长。他在可视电话上告诉爹，说你们准备一下，明天三圣岛的圣使要到你家去。爹惊喜地喊：三圣岛的圣使？我和妈也都惊呆了，我们想一定是听错了。全世界的人谁不知道三圣岛呢。它是南太平洋的一个小岛，岛上住着三个最聪明的人。不是一般的聪明，不是比普通人聪明一百倍一千倍，而是聪明一亿倍，十亿倍。有了这三个人，全地球的人都不用研究科学了，因为，三位“圣人”已经把科学发展到一般人根本不能理解的地步，你再努力也是白搭，你只管享用科学带来的成果就行了。

不过“三圣”并不是神，他们是凡人，也会衰老和死亡。圣人一般在

100岁时退休，退休前，他会在全世界的孩子中仔细挑选，选出最聪明的孩子为接班人，接到三圣岛培养。现在的三圣之首是97岁的麦洛耶夫，早就听说他开始挑选他的转世灵童了。可是——怎么可能是我家呢？

这应该是大喜事呀，可表叔的表情为什么哭笑不得，像是嘴里窝一个涩柿子？爹虽然惊喜，更多的是怀疑，听见他低声问："是良女？"

我尖着耳朵听见我的名字，全身一震，但打心眼里不相信我会被挑中。我知道自己绝对算不上聪明，在网络学校上学，我虽然非常努力，功课也只能达到中下等。再说，我已经12岁了，听说灵童都是选5岁左右的孩子。果然，表叔摇摇头，闷声说："不是良女，是才娃——也不是选中了，他们只是来考查。"爹一下子就丧气了。表叔说："不管怎样，还是准备准备吧，明天我陪他们过去。"

爹叹口气，开始和妈商量迎接客人的事。我当然知道他们为什么叹气——人人都知道我弟弟是个傻子呀。他们在想，三圣这回一定选错了，这些聪明人也会偶尔出错吧。明天圣使们一见到王才娃就会知道真相，就会摇着头，把这个名字从灵童备选名单上划掉，我们就会白欢喜一场。

全家人只有我喜不自禁，我偷偷跑出来，大声喊：才娃，才娃，最好的好消息，你真的是神童，不是傻子！

只有我从不认为弟弟是傻子。当然，他表面上看起来有点傻，直到5岁还不会说囫囵话，只会说：我饿、喝水、姐姐好，或者是些没有意义的话：草石头、白浪浪、骑马顿顿，等。他不会自己穿衣服，不会擦鼻涕，嘴巴上老是挂着两条河。可是，我觉得他常常有别人所没有的感受。比如，朝阳出来了，满天霞光，云朵镶着漂亮非凡的金边。他会爬到坡顶去看，高兴得啊啊大叫。他为什么那么激动呢？朝霞当然漂亮，但也不值得啊啊大叫呀；晚上，他又会一眼不眨地看夕阳，看着西天红

霞慢慢变淡，变黑，他的眼眶中会盈满泪水，喃喃地说：不落，不要落。他为什么会对西落的太阳那么怜惜呢？太阳又不会丢失，明早又升起来啦。

我不能说这些事就证明他聪明，但至少说他的感觉比别人都要敏锐一些。还有，他喜欢所有的小生灵，像麻雀啦，沙鸡啦，草原百灵啦，小羊羔啦。还非常喜欢观察蚂蚁，趴在地上，一看就是一下午。我们这儿原来有一种沙漠蚁，大个头，腿很长，在灼热的沙面上跑起来像一阵风，只要找到食物，它就迅速噙上，飞一样跑回阴凉的洞内。后来，随着草原的扩大，内地的黑蚂蚁也迁来了，它们都是些慢性子，不慌不忙地悠来荡去，如果碰上同窝的蚂蚁，还会用触须打招呼呢。才娃弟最喜欢看蚂蚁用触须说话，甚至会看得咯咯地笑。这个时候，爹就说他傻，我不同意，我想弟弟一定是懂得蚂蚁的语言。

不过爹不信我的话，娘也不信，他们都说那是我太喜欢弟弟了，所以不由自主地为弟弟美化。他们说，才娃确实傻，这是没说的。当爹娘的谁愿意儿子是个傻蛋呢，但这是老天安排的，没办法。

我确实喜欢弟弟，可能是我比他大得多吧，我从小就疼他，把他放在心窝窝里。弟弟也很喜欢我，有时候他惹爹娘生气了，就赶紧跑到我的背后，知道姐姐最护他。

我喊叫着“好消息”，在羊圈里找到了弟弟。我家只养了10只羊和3只骆驼。这儿不允许多养羊的，因为羊多了就会把草皮啃破。骆驼则用来当交通工具，因为这些新草场不许汽车碾压。这会儿弟弟和骆驼白鼻子卧在一起，身上脏兮兮的，鼻子下仍挂着两条河。我顾不上为他擦鼻涕，抱着他使劲亲：才娃，好消息，你果然是个神童，你被选做三圣的灵童啦，三圣绝不会选错的！

弟弟一点儿也不激动，结结巴巴地说：灵童、知道。我惊喜地问：你早就知道这个消息了？你是怎么知道的？弟弟没有回答，用他的小嘴

巴亲亲我说，姐姐、好、不走。我想了想，猜出他的意思："你是不是舍不得离开姐姐？姐姐也舍不得你呀，可是你一定得去三圣岛，你要在那儿变成最聪明的人，全世界的人都要仰着脸看你呢。"

我太高兴了，有点发傻了，抱着才娃说了好多好多的话。才娃可没把这个消息放在心里——越是这样我越觉得他不寻常——从我的怀里挣出去，又和骆驼和羊羔玩去了。

第二天一早，一艘小飞碟轻盈地降在我家门前。这肯定是最新式的飞碟，非常精致，飞起来没有一点声音，落在草地上，连草尖都不弯的。表叔和三个人从飞碟上跳下来，一个是白人老头，红色的手臂上长满体毛和老人斑，表叔叫我喊他罗杰斯爷爷；一个是苏丽姑姑，中国人，有30多岁；第三个是肯特伯伯，是个黑人，嘴唇特别厚。他们都说着标准的北京话，当然，罗杰斯和肯特是通过即时翻译机。表叔对他们非常尊敬，介绍说这三位贵客就是三圣岛来的圣使。苏丽姑姑笑着说：

"可别说什么三圣岛啦圣使啦，那是下边瞎烘的。那个岛的正式名字是思维与创造中心，我们只是普通的工作人员。呀，这就是王才娃吧，来，让姑姑抱抱。"

弟弟穿得焕然一新，脸蛋也洗得干干净净。他不大见生人，躲在我身后不出来。我急了，又是哄又是骗，好容易才把他推出来。他让苏姑姑抱了一下，马上又从姑姑怀里挣下来。苏姑姑说：哟，架子还蛮大哩，等你当上三圣不知道该有多厉害！说得我们都笑了。

苏姑姑同爹和娘拉了一会儿家常。她问：听说你们是蒙族？怎么是汉族的姓？爹嗨嗨笑着，不知道怎么回答。表叔说：这是一本糊涂帐。这儿是蒙藏回汉杂居的地方，原来我们都当自己是汉族，后来政府通知我们改为蒙族。元朝末年，八月十五杀鞑子时，有一支蒙古人跑到这儿躲起来，改为王姓，表示他们是王族后代。所以这一带的王姓应该是蒙族。其实，四五百年了，这事谁说得准，没准我们确实是汉族呢。就是

做基因测定也不一定分得出来，几百年的通婚，早把汉族人和蒙族人的血脉掺搅在一块儿了。

他还说，从这儿往南没多远，就是藏族区，听说那儿出过一个达赖或者是班禅的转世灵童呢，那儿的藏民们很自豪的。提起这个话头，爹、娘和表叔都不说话了，担心地盯着三位圣使。他们既是来考查，总要向才娃提一些问题吧，一定是很难很难的问题，那时才娃的智力就要露馅了。但三位圣使，或工作人员，根本没有向才娃提问的意思。他们只是拉家常，夸这儿的风景，问这儿的风土人情。后来看到我家的三只骆驼，三个人一齐来了兴致，要骑骆驼逛逛大草原。爹忙把骆驼牵出圈，扶三位客人上去。苏姑姑喊：

"才娃，来，和姑姑一块儿去玩！"

弟弟把手指含在嘴里，傻傻地看着客人。苏姑姑骑的是那头白鼻子，平常他最喜欢。他大概想去，又害怕这些生人。我说："弟弟，去吧。要不，姐姐陪你去，行不行？"

弟弟很高兴，拉着我跑过去。苏姑姑把弟弟抱到她的骆驼上，肯特伯伯把我抱到他的骆驼上。三只骆驼驯服地朝前走了。

按说爹和表叔应该陪一个的，但他们都没跟来。事后他们说，他们猜忖三位圣使是想单独对才娃考问，所以知趣地躲开了。我没有大人的心机，不过我凭着下意识的狡猾，做得不比他们差。骆驼迈着大步行走时，我喋喋不休地告诉肯特伯伯，才娃弟不傻，一点都不傻，实际上，我认为他非常聪明。伯伯和蔼地说：对，你们都是好孩子，都是聪明的孩子。我怕肯特伯伯不信，还讲了我的根据：弟弟如何喜欢朝阳彩霞，如何依恋夕阳，如何喜欢小动物，还能听懂蚂蚁的对话。肯特伯伯频频点头：

"我当然信，当然。你弟弟是个聪明的孩子。"他还加了一句："你

是个好姐姐，非常爱你的弟弟，对不对？”

在同肯特伯伯交谈时，我也一直竖起耳朵听着苏姑姑那边。虽然我真的相信弟弟是个天才，神童，但他到底能不能通过三位圣使的考问，我心里也没数。这会儿苏姑姑肯定在考问他吧，一定是“最难最难”的问题吧。不管是什么问题，我是帮不上忙了，只能靠弟弟自己了。这事很清楚的，如果这些问题我都能回答，那我也够格当灵童了。

可是没听苏姑姑提什么问题。她搂着弟弟，兴致飞扬地看草窝里的景色，说：这儿真美！看惯了南太平洋的美，这儿的风景让人耳目一新。多雄浑，多壮丽！看得高兴，她放开嗓子唱起来：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挥动着鞭儿响四方，百鸟齐飞翔……声音像银铃似的，非常动听。或者高声朗诵：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窿，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弟弟很快喜欢上这个性情爽朗的姑姑，紧紧偎着，侧脸盯着她，嘴里喃喃地学她唱歌。可是一会儿他就不耐烦学了，仍像过去高兴时那样，放开嗓子“啊啊”地叫起来。我赶快看苏姑姑他们，怕他们说弟弟傻，但苏姑姑大笑起来，把弟弟搂得更紧。

我估摸着，苏姑姑和肯特伯伯这边大概没问题了，如果有阻力，大半来自罗杰斯爷爷，因为他一直微笑地、不动声色地打量着弟弟。他一定是三个考察者的头头。可是，怎样让弟弟通过他的测试呢？我想破头皮也想不出办法。不过，弟弟运气很好，很快就有了表现自己的机会。

三只骆驼不慌不忙地走着，前边草原消失了，巨大的黄色沙丘出现在眼前。这是国家特意保留的10平方公里沙漠，是作为一种景观而保留的。骆驼走上沙丘，在后边留下一长串梅花型的蹄印。正午的太阳把沙面灼得火热，但苏姑姑不怕，从骆驼上下来，在沙堆上奔跑、打滚，乐得像个小丫头。这种疯闹正合弟弟的脾味，他干脆脱了光丫子，在沙面上跑来跑去。

肯特伯伯和罗杰斯爷爷笑吟吟地站一旁看着。

弟弟突然停下来，聚精会神地盯着某一处。罗杰斯爷爷注意到了，拉着我走过去。光秃秃的沙面有一个尖尖的东西，在那儿轻轻摇动。罗杰斯爷爷好奇地问：那是什么？我摇摇头。爷爷向那边走去，弟弟忽然跑过来，拉着爷爷的衣角，指着那儿说：虫！

一只昆虫正向那儿飞快地爬去，我们还没辨认出那是什么虫，忽然像闪电一样，一只蛇头从沙堆里窜出来，一口把那只虫吞掉，而后迅速钻回沙中。原来那尖尖的东西是蛇的尾巴，是它诱杀食物的诱饵！罗杰斯爷爷刚才如果跑过去，说不定遭它咬一口呢。爷爷高兴地说：好孩子，你已经看出它是一条蛇，是不是？真是个聪明的孩子。

我在旁边多少有些嘀咕：刚才弟弟说的是“虫”，他很可能指的是在沙面上跑的那只昆虫而不是指沙里藏的蛇啊。不过……我犹豫着，最终没有把这一点告诉三位圣使。

我知道自己的隐瞒不大光明。我想，因为弟弟而存点私心，老天爷也会原谅我的。

回到家已经是下午三点了，爹娘没吃饭，在等着我们。我们都饿了，午饭吃得风卷残云，三位圣使不住嘴地夸奖娘做的饭菜。美中不足的是，弟弟的表现欠佳。平时吃饭，他总是用不好筷子，爹娘也没强求他，由着他用手抓。今天当然不行了，娘给他一双筷子，再三交待他不能用手。可是弟弟饿了，用筷子老夹不到菜，就把筷子一扔，用手抓起来。爹急得吼了一声，把弟弟吓住了，嘴角一咧一咧地想哭。苏姑姑他们都笑了，连忙说：不碍事的，不碍事的，让他抓吧。

爹当然不能让他抓。我赶快把弟弟拉到这边，给他夹饭和夹菜，这场尴尬才算解脱。表叔在暗暗摇头，不用说，他认为这番表现足以把王才娃淘汰掉了。我也暗暗着急，只能盼望圣使们不在乎这些小事，也许

他们能看到弟弟内在的聪明。

饭后圣使们就要走了，表叔和他们一块儿走。临上飞碟时，他们和表叔说了几句。表叔一下子愣了，在飞碟边愣了很久，他跑过来震惊地对爹说：

“圣使们说王才娃已经通过考查，他就是麦洛耶夫的灵童了，三圣岛将在七个星期后来迎驾！”

好消息来得太突然，我们全家都懵了，甚至最看好弟弟的我也不敢轻信。只有弟弟嘻嘻笑着，一副宠辱不惊的风度。表叔愣愣地打量他，眼神已经变了，震惊，敬畏，茫然。他这会儿一定在想，弟弟是真人不露相，就像传说中的济公和尚一样，外表疯傻，其实有大智慧。弟弟指着飞碟说：

“姐姐、我坐。”

我们都崇拜地看着他，他是不是在说，他早已料到这次考查的结局？你看他是那么自信和坦然。表叔毕恭毕敬地说：“是的，是的，你很快会坐上这架飞碟的，他们说七个星期后就来接你。”

弟弟又指着三人说：“苏姑姑、抱我。”

表叔想了一下：“你是吩咐，七个星期后让苏姑姑来接你？好的，我转告他们。”

看着表叔同弟弟说话时垂手而立的样子，我直想笑。表叔可不敢笑，连大气也不敢出哩。后来弟弟不说话了，表叔恭敬地说：你如果没别的吩咐，我就去了。

飞碟飞走了，爹和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很有点手足失措。这个弯转得太陡了，憨才娃一下子变成灵童，变成世上最聪明的人了。他们

该怎么对待他才对？以后的49天里，他们对弟弟小心翼翼，不要说训斥了，连说话也不敢大声。弟弟倒没什么变化，仍像往常一样玩，抹鼻涕，数蚂蚁，在爹娘跟前撒娇耍赖。

我真替弟弟高兴，但内心深处也有隐隐的不安。这三位圣使……我当然不够格批评圣使，但我觉得他们的考查太随意，太儿戏，太不认真。我当然希望弟弟被选上啦，可是，如果万一 ——我是说万一 ——选错了，弟弟并不能胜任三圣的工作，那该怎么办？他要替全人类思考啊，60亿人指着他哩。

这些不安我没法告诉任何人，只有闷在心里。睡梦中，它总是在黑暗处悄悄蠕动着。

弟弟很快变得声名远扬。不要说这一带了，我想全世界都知道了王才娃的名字。人们蜂涌着往我们的草窝来。或骑马，或骑骆驼，甚至有步行的。从公路到这里，步行要两天两夜呢，但瞻仰的人没把这点苦放在眼里。世人都知道，三圣岛是不许闲人上去的，所以，从没人能见到三圣的面，愿意瞻仰圣容的人只能趁灵童选定后还没移驾这一段时间。他们当然不会错过这个宝贵的机会。弟弟对来人视而不见，照样与羊羔玩耍，照样拖鼻涕，但来人都知道这是真人不露相的表现，他们毕恭毕敬地远远站着，窃窃低语着，然后满足地离开。

我还碰见一件非常离奇的事。那天我和弟弟在草窝里玩，碰上两个来朝拜的人，是一个中年人背着他母亲。中年人面色黝黑，脚上还拴着铁锁，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苦行者，他背着母亲长途跋涉到这里，需要多大的毅力啊。遇见我弟弟后他十分惊喜，艰难地伏在地上行礼，他背上的老妇人也虔诚地合掌为礼，苍老的目光中充满渴盼。弟弟很好奇，走过去，试探地伸手触触老妇人的额头。老妇人像遭到电击，浑身一抖，然后挣扎着从儿子背上爬下来，试着走路。不可思议的是，她真的会走了！在儿子的搀扶下走了十几步。母子俩高兴得要疯了，用我们不懂的语言啊啊地嚷着，俯伏在地上亲吻弟弟的脚印。

这个当口，连我，每天为弟弟擦鼻涕的良女姐姐，也敬畏地看着他。弟弟浑不在意，也不管仍然伏在地上的那对母子，拉着我跳跳蹦蹦地走了。事后我才慢慢醒过劲来，我不再相信弟弟有这样的法力——毕竟他是我抱大的嘛，他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显过灵。而且，即使他被选为三圣，也只是一个超级聪明的科学家，而不是法力无边的耶稣和如来。那位瘫痪老妇人突然会走路，只能是她的心理作用。对于这些虔信者，心理作用是非常管用的。

即使这样，弟弟在我的心目中也逐渐高大起来。

七个星期后，三圣岛的迎驾使团来了。政府事先已把这儿封闭，否则，那天朝拜的人会挤得飞碟没办法降落。

肯特和罗杰斯没来，苏姑姑来了，他们确实遵照了弟弟的吩咐。同时来的还有十几架直升机、垂直升降机和飞碟，有几十个风度轩昂的人来为灵童送行，他们大概都是各级首脑，不过我不认识。他们都没有进屋，恭敬地列队立在门外，等着弟弟出来。但弟弟在这节骨眼上真让人失望。他知道飞碟要把他带走，从此离开爹娘和姐姐，便凶猛地大哭着，扯着娘的衣角不松手。娘也哭，哭着劝他走。他可能觉得娘不可靠了，便转过身抓住我的衣角，死死不放。苏姑姑和颜悦色地劝他，但这会儿他不再喜欢苏姑姑了，用力打苏姑姑的手。苏姑姑的手背被他的指甲划伤，滴滴答答地滴着血。

娘很难为情，赶快找来创可贴，但苏姑姑没工夫包扎，仍在耐心地劝弟弟。很长时间过去了，他的反抗一点都没有松劲，爹、娘和苏姑姑都没辙了。门外的贵宾们很有修养，耐心地等着，眼观鼻鼻观心，装着没看到屋内的尴尬。但这件事总得有个解决办法呀。我同样舍不得弟弟，想起要同他生离死别，嗓子就发哽，但我只有硬着心肠劝他。弟弟非常生气，大概他认为姐姐最不该“叛变”的，他生气地打我，嘶哑地哭喊：

“不，不走！”

一屋子人一筹莫展。我忽然灵机一动，抱起弟弟说：“要不，姐姐陪你一块儿去，好不好？”

满屋的人像碰上救星。爹、娘和表叔都看着苏姑姑，他们知道外人是不能上三圣岛的。苏姑姑略微思考一会儿，爽快地说：“行，让良女陪他一块儿去！”

这句话让在场的人吃了定心丸，我搂紧弟弟，脸贴着脸小声劝他：三圣岛多漂亮呀，姐姐陪才娃一块儿去玩，行不行？那儿有飞鱼、海豚和信天翁，还有很多好吃的菠萝、椰子和柠檬呢。弟弟的哭声渐渐放低了，最后用双手围着我的脖子，轻轻点点头。

在场的人长出一口气，赶紧蔟拥着我和弟弟出去，生怕灵童变了主意。我在前排座位坐好，让弟弟坐到膝盖上，教他：

“弟弟，跟爹娘说再见！”

弟弟的情绪已经扭过来了，雄纠纠地同爹娘挥手，回头对飞碟司机喊：走呀，走呀。苏姑姑微笑着向司机点头，于是飞碟轻飘飘地飞起来。我听见娘在下边带着哭声喊：才娃！我的才娃！

苏姑姑告诉我，这种飞碟是靠磁流体驱动的。它飞得又快又稳，一个小时后就到了三圣岛。碧波万顷的海面上，一个小岛迅速扩大，飞碟落下来，罗杰斯爷爷和肯特伯伯在下边迎候我们。

苏姑姑领着弟弟和我在岛上及附近玩了三天，我们玩得真痛快。弟弟对什么都喜欢，碧蓝的海水，白色的珊瑚，海面上的飞鱼，喷水的鲸鱼，甚至是海水中可怕的纠结缠绕的黄腹海蛇。岛上的房子非常漂亮非常精致，我没办法用言语形容，我只能想，如果真有传说中的龙宫，大概就是这个样吧。不过，虽然漂亮非凡，并没有什么神秘，而在来三圣

岛之前，我耳朵中灌满了关于它的神秘传说。

第四天，苏姑姑说麦洛耶夫先生要见我弟弟。苏姑姑笑着说：在这个岛上，从不使用“圣人”这个称号。可以直呼麦洛耶夫、南蒂和森的名字，如果想用尊称，称他们为“智者”就行了，这是他们最喜欢的称呼。我们走进岛中央一个乳白色的漂亮建筑，屋内是一个巨大的钟形的透明罩子，罩内坐着三个身形高大的人，都有三四个人那么高。钟形罩旋转着，把三个人依次转到正面。他们都方面大耳，瞑目端坐，显得十分庄严伟岸。我到过一些寺庙，我想他们就像寺庙中的三世佛（过去佛燃灯、现在佛如来，未来佛弥勒）一样神圣尊崇。

那会儿，我心中鼓荡着宗教般的虔诚，我朝他们鞠躬，合掌行礼。弟弟拉着我的衣角，不停地转着脑袋东看西看。三圣中的麦洛耶夫把眼睛睁开了，微笑道：

“是我的接班人到了吗？请进来吧。”

透明的钟形罩上忽然现出一扇门，苏姑姑请弟弟进去。这个当口，弟弟的老毛病又犯了，拉紧我的衣角不松手。苏姑姑低声说：请你一个人进去吧，那里面是不允许别人进的，连我们也不能进。弟弟才不听她的道理呢，只是拉着我，苏姑姑越劝，他拉得越紧。

麦洛耶夫笑问：是怎么回事？苏姑姑难为情地说：小智者王才娃非要和他姐姐一块儿进，我在劝他。麦洛耶夫笑道：

“没关系的，让他姐姐也进来吧。”

苏姑姑很吃惊的样子，看来，能进到钟形罩里确实是难得的殊荣。于是，我抱着弟弟，忐忑不安地走进去。

里面很空旷，三人背靠背围坐在一起。我惊异地发现，刚才透明罩外显示的并不是真实的形象。看似绝对透明的钟形罩是如何完成这一转

换？我不知道。罩内这三个人的身高和普通人一样，一个是97岁的麦洛耶夫爷爷，白须白发，面目清癯；一个是40多岁的女智者南蒂，一头金发，体态丰满；另一个是20多岁的男智者森，黑发，黄皮肤，比较削瘦。他们的面容没什么特别，只是脑袋特别大，而且……我揉揉眼睛，以为自己是看错了，不，没看错，三人的脑袋非常畸形地向后延伸，最终三个脑袋长在一起。这个景象太恐怖了，我打了一个寒颤。弟弟用手指着他们的头，咯咯地笑道：

“大头！”

我赶紧打他的手背，不让他指，着急地低声吼道：“不许胡说！”喊完以后，我才想到王才娃已经不是凡人了，他已经是小智者了，我不能这么粗暴地对待他。不过，我也不能由着他胡说八道啊，三位智者一定要生气了。

他们没生气。南蒂和森的眼睛都没睁，麦洛耶夫慈祥地说：“不要打他，他说得不错呀，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脑袋。知道我们为什么要长这么大的脑袋吗？来，让爷爷抱抱，爷爷告诉你。”

我知道拒绝他的邀请是很不礼貌的，但我看着那个畸形的三位一体的大脑袋，心中不由得打颤。奇怪的是，这回弟弟倒不胆怯，顺顺当当地张开双手，让爷爷把他抱到腿上。南蒂和森都睁开眼睛，笑微微地看弟弟一眼，又把眼睛合上了。

麦洛耶夫爷爷细声细语地讲着。他说，人类是靠科学技术而昌盛的，但到了22世纪初，科学再不能发展了。回为已经获得的信息量太大，超过了最聪明脑瓜的处理能力。再没有像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那样能统观全局的伟大人物了，因而科学发展失去了方向。怎么办？只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把科学研究拱手让给飞速发展的电脑智能，但那样一来，人类就不再是地球的主人了；一个办法是用基因手术改造人的大脑，使它重新与科学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现在，我们三人的脑容量

合起来是常人的10倍。不要小看这个数字，因为，10个独立大脑的能力只是一个大脑的10倍，但10个合为一体并网运行的大脑则是10的10次方倍。也就是说，我们三个人现在相当于10亿个最有天才的科学家合在一起工作，还有什么事不能解决呢。当然，我们本人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只是人类的代表，是分工来专司思考的，就像是蚁群中的蚁王专管繁殖……

我的头嗡嗡响着，不知道自己是否听懂了爷爷的话。弟弟根本就没听，在爷爷身上猴上猴下，还伸手去摸他们长在一起的脑袋。

接见结束了，我抱着弟弟走出透明钟形罩，苏姑姑在门口等着我们，目光中充满羡慕。走出大厅，外面的凉风让我的头脑略微清醒一些，我急急放下弟弟，拉着苏姑姑的手说：苏姑姑，我不该瞒你的，其实我弟弟是个傻子，他不会说话，不会数数，不会擦鼻涕……那天他也没看到藏在沙子下的蛇，只是看见在沙面上奔跑的那只虫虫……让他做智者肯定不行。真的不合适，让我们回去，你们再找别的灵童行不行？

苏姑姑摇摇头，转回头去看罗杰斯和肯特，他们凑过来，弯下腰，怜悯地看着我：孩子啊，孩子啊。他们不答应，也不回绝，只是叹息着。

那天，我反复地、苦苦地央求他们，同时紧紧拉着弟弟不松手，生怕一转眼弟弟就不见了，等我找到，他已经睡在手术台上……弟弟一点也不理解我的心意，他想跑着玩，一次次用力挣开我的手，我只好紧紧地追在他后边。

晚上，当弟弟睡熟后，我坐在他的床边，不敢睡觉。罗杰斯爷爷来了，摸着弟弟的小手，说了好多话。他说：良女，你是个好姐姐，知道心疼弟弟。当然，做一名智者是很苦的事，一辈子只能坐在那个钟形罩内，三个脑袋连在一起，不能自由活动，不能外出一步。只有当某位智者退休时，才能动手术把连在一起的脑袋切开。可是，这是不得已的选

择啊。你知道，蚂蚁是自然界进化最成功的生物之一，它们的强大正是由于群内的分工。蚁王其实是个繁殖机器，她不能出洞一步，无休无止地生啊生啊，直到死亡；工蚁专门从事劳动，毫无怨言地抚养别人的孩子（不要忘了，生物界最根本的规则是“尽力留下自己的基因”啊）；你是否知道一种蜜瓶蚁？这种蚁群中竟然分工出专门的“蜜瓶”，它们在腹中存进大量的蜜，靠生物作用使蜜保持不坏。它们高高悬挂在洞顶，一动不动，等饥饿的蚂蚁进来，用触须拍拍蜜瓶蚁圆滚滚的腹部，它们就吐出一些蜜来喂食。它们是否也很可怜？它们的一生实际只是一件器皿啊。但是为了整个蚁群的生存，它们都毫无怨怼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

他又说，人类发展到今天的地步，智力分工是必走不可的路子。这三位智者就是人类的蚁王，人类的蜜瓶蚁。不过，他们虽然很苦，也能享受到别人不能享受的思维的乐趣，就像你的家人吧，你们是草场看护人，孤零零地生活在社会的边缘，不能与人交往，别人以为你们很可怜的，但你们能享受大自然之美，享受到劳动的乐趣，我说得对不对？所以，你不必为弟弟的今后担心。

他走了，我泪眼模糊地看着熟睡的弟弟。该怎么办？我知道罗杰斯爷爷说的都是真话，命运给弟弟一个光荣的职位，他将替全人类去思考，受到全世界的尊崇。这一切都是真的，但我心中仍一阵阵地绞痛。唯一可庆幸的是，弟弟是一个傻子，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儿，他不用清醒地面对自己的命运。

苏姑姑他们又留我住了三天，让我带弟弟“玩个尽兴”。终于，那个时辰到了，弟弟在睡梦中被麻醉，我流着泪，默默把他送上手术床。苏姑姑随即拉我坐上飞碟离开这里。当飞碟轻灵地盘旋上升，三圣岛变成万顷波涛中的一个米粒时，我禁不住放声大哭，苏姑姑的眼眶也红了。

那天晚上，罗杰斯爷爷还告诉我一些事。他说，灵童的甄选实际是由电脑完全随机地挑选，每次只选一个，根本没有什么备选名单。他们到我家去也不是考查，纯粹是礼节性的拜访。原来，弟弟早就被选定

了，当电脑中某个不可预测的电子幽灵跳到“王才娃”这三个字上时，他的命运就决定了。此后，无论是我起劲地吹嘘他聪明也好，说他是傻子也好，对这个结局都没有任何影响。

罗杰斯爷爷委婉地说，他们知道我弟弟的智力稍弱，但这没什么关系。智者的智力主要来自于基因手术所新增的脑容量，来自于三个脑袋的联网。至于他的“本底智力”则无关紧要，因为它在联网后的超级大脑中只占十亿分之一的份额。所以，从某个角度看，选中我弟弟这样的弱智者其实是一件好事啊，它既不影响超级大脑的智能，又让这个世界少了一个傻子（他赶快改口为“弱智者”），免去他一生的痛苦。

我想他说的很有道理。我弟弟真的很幸运。

此后三年中我们得不到弟弟的任何消息。娘想他想得苦，偷偷流泪时，我就拿罗杰斯爷爷的话开导她。后来娘也想开了，逢人就说我这个憨娃有福。三年后麦洛耶夫正式退休，新智者王才娃即位，电视上和空中彩屏上登出他的大幅彩照。他慈眉善目，神光笼罩，智慧圆通，绝对看不出是一个八岁的孩子。爹娘乐癫了，连声说：这是才娃吗？都认不出来了，认不来了。

照片上没有显出他是大脑袋，更没显出那个连在一起的大脑袋，我也没告诉爹娘。我想，那只是不重要的细节。有时我会痴痴地想，弟弟的大脑已并入那个有10的10次方聪明的超级大脑，它所进行的思考我肯定不能理解了。但不知道在这个超级大脑里，在它的某个角落里，是否还能保存一点低层面的信息呢，关于才娃爹、才娃娘和那个用心尖尖疼弟弟的良女姐姐？

我想，肯定会有的。

美容陷井

10·15

下午陪雅倩去珠宝店，为后天的舞会置买行头。一枚以色列钻戒，一串意大利项链，再加一条紫貂披肩，135万元。

5年前我终于把这只白孔雀拖进爱巢，曾使不少人羡慕。不过，漂亮的鸟是要用金钱喂养的。我总是不大理解女人（尤其是美女）们狂热的购买欲，如果丈夫有钱又惧内，这种狂热就会发展到疯狂。

不幸这两点我都占全了。

不过雅倩确实迷人。晚上，她穿着半透明的睡衣，在落地镜前一遍一遍试首饰，她的容光比钻戒更照人。我忍不住从背后过去，吻吻她丰腴的肩头，雅倩报以热烈的回吻。

我早就发现，她的热情与我付出的金钱数恰成正比。承认这一点实在有伤男人的自尊心，可是我没办法。

我确实被她降伏了，我拜伏在她的石榴裙下，心甘情愿。

10·16

早上仍陪雅倩出门。雅倩已坐上汽车了，我正要出门，听见妈妈喊我。王妈正扶着她下楼，我赶快迎上去。

妈妈说：“坚儿，明天是你爸爸的忌日，别忘了啊。”

我忙陪笑道：“怎么会呢，我记得清清楚楚。”抬头看见老爹的遗像正盯着我，满脸嘲讽与玩世不恭，似乎在说：“小子，骗得了你妈，可骗不了我。”我朝他挤挤眼。

老爹确实不是凡人，出身草莽，白手起家，30年挣就亿万家产。60岁他撒手西去，把偌大家财留给我这个不争气的儿子。

有时我常胡思乱想：如果老爹事先知道这个结局，他还会不会苦挣苦斗一辈子？

有人说老爹是卖假药起家。恪守为尊者讳的准则，我家中从不谈论此事，不过私下我认为并非虚构。记得老爹一次醉后吹嘘，说他卖的婴儿万宝丹和超级猫王耗子药，都用的是精面粉、四环素之类正经材料，无论对小孩子还是小耗子都绝对无害。后来才发现四环素能使小孩子的牙齿变黄，他对此颇为痛悔。

妈拉我坐到沙发上，从上到下摸我。摸摸脸颊、胳膊、胸膛，是胖了还是瘦了？50岁双目失明后她常这样做。我尽量耐心坐着任她抚摸，一边侧耳听着大门外的动静。

妈摸到我曾患小儿麻痹症的左脚，问：“还是那样吗？走长路还疼吗？”

我佯笑着说：“不痛不痛，一点都不痛。”7岁时做的脚内翻矫正术很成功，但多多少少还有些跛脚。这始终是妈妈心中一块阴影，是我自尊心上一处脓疮。

妈妈叹息说：“都怪我呵。”我听到雅倩不耐烦的喊声，忙不迭道：“妈你别胡思乱想了，我得赶紧去公司上班，我走了。”

10·17

舞会很盛大，但我已经毫无兴致。

与雅倩跳舞时，我感到她越来越冷淡。大部分时间她撇下我坐冷板凳，自己则兴致飞扬，搂着一个个漂亮男子全场飞旋。

回程中她没有说一句话，下车后挣脱我搀扶，噔噔噔自顾往前走。我苦笑着摇头：宋坚呵宋坚，何苦来哉？135万元买来两天的热情，然后是长达10天的冷淡，这已是百试不爽的规律了。

不过也难怪雅倩。舞会上的富姐儿们个个搂着白马王子，英俊潇洒，比蜡人还精致。她却摊上一个相貌平平又有残疾的丈夫，这种羞辱不是一枚钻戒一串项链所能补偿的。

整个晚上我小心翼翼，生怕冒犯雅倩。上床后老老实实呆在床这边，不敢碰她。两人都瞪着天花板不说话。

半夜，雅倩侧身过来，把手臂轻轻搭在我身上，我又惊又喜，试探着把手伸过去，雅倩果然没有拒绝。一阵亲昵后，雅倩抬起头说："阿坚，一定要把你的左脚治好，花多少钱也不在乎。"

我苦笑着说："我7岁那年，父亲就为我请了名医。现在我已经35岁了。"

雅倩热情地说："没关系。我打听到一个地方能治，是陪我跳舞的一位漂亮绅士告诉我的，叫22世纪赛斯与莫尼公司。"

我疑惑地问："赛斯与莫尼？"

"对，要不就是赛斯与麻雷，那儿能治任何病。那个绅士说，即使你想换脑袋也不是办不到，只要你口袋里有足够的钱。当然，这是开玩

笑。”

我说，是呵，钱。

雅倩热烈地说：“不怕花钱，需要的话我把首饰都卖了。”

我不忍拂逆她，勉强说：“那好吧。”

雅倩高兴得抱住我猛吻一阵，憧憬地说：“等你的脚治好了，咱们去舞会上跳个痛快，让别人眼红。”

我想说：那时你的首饰已经卖了，没有首饰你还会去跳舞吗？不过我没有说出来。

10·30

22世纪赛斯与莫尼公司确实气派！与它相比，我的公馆只不过是一间鸡舍。

这是一幢无比壮观的大厦，类似埃及金字塔结构。基石是乌亮的黑色大理石，大厦通身镶嵌着彩虹玻璃，在阳光下闪耀着梦幻般的色彩。一道巨大的三角形水幕从大厦顶端漫流下来，水池中的喷泉随着音乐声舒缓地变换力度。

大厦前方有一排几人高的铜字：Science and Money· 22 Century。

科学与金钱。

大厦两侧立满名家雕塑，一个个男女裸体展示着健与美的力量。大厦中央的公司徽章却是一个硕大的外圆内方的金钱，与凝神沉思的塑像不大协调。不过在这雍容华贵的气势里，极俗也变成极雅。

接待我们的是一位40多岁的秃顶男子，西装革履，相貌和善，像笑弥陀一样给人以值得信赖的感觉。我总觉得他与我老爹有某些相似处。不是外貌，是外表上的令人信赖感？我说不清。

他满面笑容地在大门口迎接我们："欢迎夫人和先生提前来到22世纪。"

他介绍说，这是一家高科技公司，网罗了全世界的科技精英，运用很多属于22世纪的尖端技术，尤其是生物技术，几乎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

"至于敝人，"他不无得意地说，"10年前加盟本公司后的微薄贡献，是把科学与金钱联系起来，为真理之火浇上利润之油，促进了公司的飞速发展。"

我低头看看他的黑色烫金名片：钱与吾，公司副总经理，促销部经理。

钱先生殷勤地问："请问我能为二位效劳什么？"

我问他能否治疗跛脚，他扫一眼我的左脚，毫不经意地说："毫无问题。"

"真的？"我激动地说，"是不是再做一次矫正术？"

"不，我们不会做矫正术。"

我大失所望，讥讽地问："你不是说几乎可以做任何事情吗？"

钱先生心平气和地说："我们不会做矫正术，就像我们不会用金刚钻去补破碗一样——这在200年前还是很常见的职业。现在，由于科技与大工业生产的高度发展，使用一次性产品更为廉价，至于质量就更不

用提了。”

他说，多说无益，请先看看我们公司的展品厅再洽谈吧。否则，宋先生可能把我看成卖假药的江湖郎中了。

我恼怒地瞪他一眼。当然，他不会是有意冒犯我的父亲。

我从未见过如此气魄的展厅，一开始它就显示了震撼人心的力量。大厅里苍茫一片，随着脚步声，一排排顶灯依次打开，延伸到几乎无穷。我们走过屏风时，华灯大放，一个个通体透明的水晶展柜突现在面前，里面是——

一条条人腿、人臂、躯干，全部密封在水晶柜的真空中。

雅倩惊叫一声，紧紧偎住我索索发抖。我觉得应该显示一下男子汉的胆量，就轻轻拍拍她的面颊，其实我自己也觉得嗓子发干。

钱先生大笑起来：“不要怕不要怕，这儿绝不是孙十娘的人肉作坊，这些都是高科技的产物。要知道，生物除了生殖细胞外，其它任何细胞实际上都含有复制自身的全部DNA信息。一旦激活它，那么一块皮屑、一截发丝都能复制一个不失真的克隆人。我们从全世界精选了体格异常健美、智力超绝的人作为父本，从他们身上取下细胞进行DNA激活，就培育出眼前这些产品。”

我厌恶地问：“培育出一个人，然后大卸八块，分装在各个展柜里？”

钱先生优雅地摆摆手：“NO，NO，请不要用这些血淋淋的字眼，我们绝不这样做。因为其一，这违犯了‘不得复制人’的法律；其二，虽然复制人没有法律地位，即使大卸八块也算不上杀人罪，但毕竟太残忍了。我们用的是科学的、文明的办法。”

他说，当受激细胞开始发育时，只需做一个精确的显微手术，使无用部分萎缩就行了。也就是说，一个细胞可以只发育成一条腿，一颗眼球，或一颗心脏，依人们的指令而定。当然这样效率就低多了，好在作为父本的人体细胞是取之不尽的。

我喃喃地说："多人道的办法。"

钱先生宽厚地笑了，温和地反问："至少它比堕胎人道吧，可是人们对堕胎已经无异议了，连曾经激烈反对堕胎的教皇也承认了现实。"

他的雄辩使我无法反驳，我哑口无言。

钱先生继续介绍道："我们在受激活细胞中嵌入快速生长的基因，建立了模拟人体的养料供给系统，克服了受体排斥问题，这样整个工艺就成熟了。"

他领我们继续参观，一个个展柜里分别展示着心脏、肝、肺、肾、生殖器……甚至还有一个瞑目沉思的头颅。雅倩的恐惧已经过去，她完全被征服了，瞪大眼睛，不停地低声赞叹。

压轴节目是一条孤零零的手臂，后端固定在不锈钢支架上，并连有模拟人体的人造神经。钱先生不无卖弄地对它下命令：

"请与宋夫人握手。"

手臂立即抬起来，轻轻地同雅倩握手，雅倩手足无措，咯咯傻笑着。我不由暗暗摇头，雅倩虽然美貌过人，却始终未能养成大度雍容的大家风范。不过，看着孤零零的手臂作出这些动作，真像进了魔幻世界。钱先生又命令：

"请为宋夫人题字留念。"

手臂拿过活页簿放在桌子上，刷刷地写一行字，撕下来交给雅倩。纸上写着：“选用22世纪赛斯与莫尼公司产品，是你明智的选择。”

我们三人笑起来。

参观完毕，钱先生领我们回到会客厅，仆人为我们斟上咖啡。钱先生呷一口咖啡说：“二位还有什么顾虑，请坦率直言。先从女士开始吧。”

雅倩急急地说：“我完全信服。阿坚，咱们就定下来吧。”

我叹口气问：“换一条左脚的费用是多少？”

钱先生沉吟一会儿，诚恳地说：“先不谈费用。我有一个冒昧的建议请二位权衡取舍。由于小儿麻痹症的影响，宋先生的整个左腿都不太健美。如果仅更换脚部未免不太协调，所以不如整只左腿一齐更换更为合适。”

我挖苦地问：“你为什么不说更换整个身体？”

钱与吾不为所动，仍心平气和地说道 ：“再者，一条左腿的更换费用为50万元，仅换左脚为35万。从经济观点看，不如一步到位更为合算。”

我哼道：“50万！这就是你说的廉价的大工业产品！”

钱先生委屈地叫起来：“老天作证，这个开价已经很低了！请问宋夫人的钻坠花费多少？至少30万吧。”雅倩下意识地摸摸钻坠，高兴地点点头。“曾有一句名言，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鸡蛋的，这个悲剧至今仍未落幕。中华民族的悲剧啊！”他半开玩笑地夸张吟诵。

我看看雅倩，雅倩目光热情地示意：快答应吧，钱先生的话完全可

以信赖。

钱先生笑着站起身：“这样吧，为了宋夫人无与伦比的美貌，我们最后一次忍痛降价，优惠到45万元。请二位回去认真考虑好再来。”他礼貌周全地送我们出门。

10·31

其实考虑是多余的，我知道早晚得按雅倩的主意办。

雅倩整个被钱先生迷住了，就像我被雅倩迷住一样。有风度、心地善良、幽默，40岁男子的成熟……

算了，就把左腿整个换了吧。

11·1

我们又去了赛斯与莫尼公司，通知钱先生我们同意他的意见。钱先生反倒犹豫起来，他说要我们看看电脑设计再定。

电脑屏幕上显出我的裸体行走及跳舞的姿态。我是第一次以第三者角度观看自己的跛行，我偷偷看看雅倩，脸上有些发烧，雅倩更是深深埋下头。

钱先生按了转换键，屏幕上的我立即换了一条左腿，又换一条，再换一条……画面停下来，钱先生得意地说：

“这一条如何？与躯体连接天衣无缝，你看那脚弓、小腿、膝盖和大腿，线条流畅，筋腱有力，已经无可挑剔了！”

屏幕上显示出新腿行走、跳舞的潇洒姿态。这一刹那间我甚至想，即使花费450万也是值得的。

钱先生又按一下转换键，屏幕上显出左右腿的特写，右腿仍是原来的。钱先生诚恳地说：

“请二位认真比较，宋先生的右腿资质不错，但与新腿相比仍是天壤之别。为了匀称协调，我们只有两种办法：一是左右腿一齐更换；二是降格以求，按右腿的条件定做一支不那么健美的左腿。只是，我想挚爱丈夫的宋夫人首先就不会同意降低档次吧。再者，由于定做的腿是单件生产，价格就相差无几了。”

没等我表示，雅倩就急忙摇头。

我叹口气。我知道钱先生玩了一个小小的障眼法，他把“不换右腿”的可能性已经事先排除了。不过我知道有雅倩在旁，辩之无益。我问他总价多少，是不是45万乘2，钱先生迷人地一笑：

“不，整部件出售时我们要打折扣的。两条下肢一齐更换，包括住院费、质量保险费等一共83万4千元。如果能敲定，现在我们就签合同，一个星期后，宋先生就能用新腿同夫人共舞了。怎么样？宋夫人，为了丈夫的健康，你恐怕要牺牲一件狐皮大衣了。”

雅倩嫣然一笑：“我十分乐意。”

“至于产品的质量请完全放心，我们投的是双倍保险，一旦发生医疗事故，你们将得到至少166万8千元的赔偿。”

我接口道：“和一个没有下肢的身体。”雅倩急忙用胳膊触我，我说：“当然啦，这是开玩笑。我很信任你们，签合同吧。”

我们在英文合同上签了字，一式三份。我注意到题头印的是“产品

供货合同”，而不是通常的“手术同意书”。

11·2

半夜醒来，我急忙摸摸双腿，它真的要失去么？

我穿着睡衣，在地上走来走去。我想在失去双腿之前多用一会儿。

雅倩醒来，对我的多愁善感颇为不耐烦。她说又不是换装两支不锈钢假腿，这是货真假实的真腿呀，有什么可愁的。

我说：“毕竟不是我的原装货呀。”

雅倩伶牙俐齿地反驳：“去年你还换过一颗牙呢，也没见你这样难舍难分。”

我嘿嘿地笑了。女人总是另有一种逻辑方式，实际上她说的也不无道理。因为牙齿的坚硬，下意识中我把它看作非生命体。实际上它和腿脚一样，也是我身体的一部分嘛。

我心绪变好后逗妻子：“雅倩，你的身体几乎可以说是完美无缺了，只有一点小瑕疵。你知道是什么？”

雅倩瞪大眼睛追问是什么。我说：“你的左耳略小，与右耳不完全对称。要不要也换一只？”

雅倩茫然若失，没有答话。

11·4

上午我到老太太卧室，让她摸摸我的双腿。老太太惊惶地问："怎么啦？怎么啦？"

我嬉笑地说："怎么也不怎么，就是让你再摸摸。"

妈放心了，轻轻地摸我的腿脚、胳膊，逐渐陷入沉思中。她低声道：

"可怜的坚儿，你小时候家里穷，不能为你治病。邻居小孩骂你小瘸子，你跷着脚和他们打架，打伤了，回来还瞒着我……"

我忽然感情冲动，泪珠扑簌簌掉下来。妈感觉到了，惊惶地问怎么了，你是怎么了？我凄然一笑："没什么。妈，真的没什么。"

11·18

换肢手术很顺利，复原也很快，钱先生说其中嵌有海参快速生长的基因。"不过你绝对不用担心变成软体动物。"他笑着说。

现在我确实能用新腿同夫人共舞了。

雅倩急着把我展示出去，她到处打听哪儿有舞会，拉着我场场必到。我向她求饶："你总得给我一段复原的时间吧。"

看来钱先生确实不是卖假药的。他们的技术巧夺天工，我从肉体上感觉不到新肢的异常。

不过心理上还有后遗症。我的意识一直顽固地拒绝那两个"家伙"是自己人，下面的梦境也成了我的保留节目：我总是梦见自己是一个无下肢的残疾人，被两个无头人抬着飞跑，前面是深渊，我喝止不住……

我想慢慢会习惯的。

11·20

我不准雅倩和仆人们告诉老太太我换肢的事，我只说又做了一次手术。

那天妈来看我，我说手术很成功，一点也不跛了。老太太很是激动，仔仔细细地摸我的左腿，然后是右腿，她的动作越来越犹疑。我忐忑不安地看着她，最后老太太一言不发，惶惑地走了。

老太太怎么个想法？是否摸出了新肢的破绽？我不大相信这一点。因为在她的理解力中，根本不存在换肢的可能性。

但老太太从此不再抚摸我的腿脚了，只到躯干为止。也许母亲对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血肉，真有一种灵与肉的感应。

这几天常想起“三国演义”中的夏侯敦，一次作战中眼睛中箭，他拔箭时把眼珠也拔出来了。他大叫道：“父精母血，不可弃也。”遂吞之。

我却把妈的血肉轻抛浪掷。我愧见老娘。

11·24

这些天雅倩常摸着左耳对镜呆望，莫非她真的要换耳？我后悔不该开那个玩笑。

元·20

今天钱先生来了，我不在家，是雅倩接待的。听雅倩说，钱先生是来作质量回访。

钱先生及22世纪公司的工作作风确实令人钦佩。

但雅倩的心绪突然变坏了，整个下午烦躁不安，一言不发。晚上我洗过热水澡，她狠狠地盯着我的胳膊，盯得我心里发毛。等我上床后，她鄙夷地说：

“看你那两条瘦精胳膊，与两腿太不相称了！”

我在心中叫苦，其实这一点我早就注意到了。我讨好地说：“从明天起我一定认真锻炼，炼出健美运动员的体魄。”

她不耐烦地说：“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我悲伤地叹口气问道：“钱先生的主意么？”

她一愣，强辩道：“钱先生没来之前我就有这个意见。”

我黯然道：“好吧。开价多少，两只胳膊一齐换？”

雅倩立刻眉开眼笑。“很便宜的，他开价60万，我一直压到42万成交。”她伏在我的怀中，轻轻捏着我的肌肉，“我希望自己的丈夫是天下最健美、最潇洒的人，你不会怪我这点私心吧。”

我说，我当然不会怪你，连钱先生也是真心为我好，并不是为赚钱。我如果是穷光蛋，他一定会免费为我手术的。

4·10

很久没记日记了，我不愿用“别人”的手写出自己的思想。

换臂手术也很成功，现在我的双臂健壮有力，肌腱凸出，确实令人羡慕。

只是我却没有什么自豪感，我是以第三者的身份超然地作出评论。我仍旧瞒着老娘，但她的抚摸区域又自动减少了。

舞会上我搂着雅倩大出风头。有这么一位四肢健美的白马王子，雅倩自然十分光彩。

晚上我搂着雅倩入睡，梦中常涌出强烈的失落感和负罪感。我眼睁睁看着“别人”的一双手在抚摸雅倩的肩头、乳房、臀部……而自始至终，我也能清晰地感觉到快感。我似乎成了一个性无能者，教唆别人对妻子非礼以满足自己卑劣的精神需求。

梦中惊醒，额上冷汗涔涔，雅倩也被惊醒，睡意浓浓地问我怎么了。我告诉她这个梦境，她笑着在我额头上印上一吻：

“别胡思乱想了，雅倩是你的。别怕，即使我枕的是别人的臂弯，我心里还是想着阿坚。”

她翻过身又入睡了，我忧伤地看着她的背影，喃喃地说，我倒宁可你枕着阿坚的胳膊去想别人。

4·15

钱先生又来做质量回访，仍是雅倩接待。

他似乎专找我不在家的时机。就在两天前他还来过电话，是我接的，钱先生只是问候老太太身体可好，老太太是什么时候失明的……我

立时警觉起来，怕她在老娘的眼睛上寻找突破口，就既委婉又坚决地说，多谢关心，老娘已70多岁了，思想又旧，我不想让她受折腾。

当时钱先生圆滑地转过话头，寒暄几句就挂了电话，根本没提家访的事。

晚饭后，我像作贼似地躲着雅倩的目光，我知道自己的肩膀不宽阔，胸膛不挺，肚子有点过早发福……熄灯后，雅倩钻进我怀里，慢声细语地劝我，把躯干也换了吧。我第一次发火了：

“你纵然不为我，也该为我娘留下一块血肉呀！”

雅倩捧着我的面颊轻轻拍着，甜蜜地笑着：“这儿不是？这才是你身上最重要的部分呀。”

她眯着眼，送上醉人的一吻。

6·17

躯干已经更换，102万。最后一块阵地——头颅也没能保住，其实这个结局我早就料到了。与健美绝伦、毫无瑕疵的躯干四肢相比，我的头颅即使不算丑陋，也实在太平凡了。现在我的全身上下都十分完美，尤其是容貌，“貌比潘安”这些词对我已经不足用了。

换头费用是203万，全身合计433·4万。我很为雅倩的牺牲精神所感动，虽然我有亿万家产，但半年之中净增433万元的开支，我想恐怕今年无力给雅倩买新首饰了。

也许，我的美貌就是她的新首饰。

雅倩拉着我去22世纪赛斯与莫尼公司签约时，钱先生真诚地感到痛

心。他声调低沉地说：“我愧见漂亮的宋夫人和宋先生。实际上，从一开始我就应该建议宋先生全躯更换，那样费用最省，整体协调性最好，只用花费360——380万即可。但我知道欲速则不达，躯体更换的优越性只能循序渐进地体会，我公司的销售计划不得不受用户觉悟程度的制约。”

我苦笑道；“钱先生是在与宋先生说话吗？我是宋坚吗？”

钱与吾一挥手，坚决地说；“请你彻底扬弃这种陈腐的观念。以22世纪的眼光来看，人的本质在于大脑，其它眼耳鼻舌身只不过是满足大脑思维运动的工具或辅助品，就像眼镜或汽车一样。你不会认为换一副眼镜就影响你的自我人格吧。”

我冷冷地说；“既然如此，追求躯体的健美还有必要吗？”

钱先生一愣，立即拊掌笑道；“宋先生思维敏捷，语含机锋，足见还保持着清晰的自我。”

我疲倦地说；“谢谢你的恭维，其实你的思维更敏捷，我自愧不如。”

7·14

美貌也是一种权势，我家的风向已经不知不觉改变，雅倩变得十分贞静娴淑。

这副躯体确实已完美无瑕，我想如果米开朗琪罗看到我，一定会把大卫的雕像砸碎。

晚上浴罢出来，雅倩痴痴地近乎崇拜地看着我。我恶毒地瞪着她，

她觉察了，畏缩地垂下目光。她色迷迷的目光使我十分憎恶。

我佯笑着问：“雅倩女士是否十分欣赏这副躯体？这个顶替宋坚的漂亮小白脸？”我的话越来越刻毒，“你是否喜爱在宋坚的目光注视下与这个小白脸偷情？”

雅倩颤栗着低下头，偷偷抹去眼泪。

这个结局她大概始料未及吧。现在我们在美貌上至少是扯平了，她却比我少了一样至关重要的东西——钱。

夜半醒来，她还在偷漏偷啜泣。我叹口气，把她揽过来，雅倩立即趴在我怀里放声痛哭起来。说起来，她除了浅薄虚荣外，算不上是坏女人，我不知道自己为何越来越乖戾。如果这副完美的躯体生来就属于我，而贞静娴淑生来就属于她？……上帝啊！

7·16

我与老太太的感情十分真挚浓烈，即使雅倩女皇终日颐指气使时，她也从不敢对老太太有一句不恭之辞。我与母亲的感情是一方净土，不容任何人玷污。

但现在我最怕与老娘单独相对，我能感受到老人日甚一日的冷漠。

我知道我是她的儿子，我又算不上她的儿子。我身上只余下这一块大脑与老人有血缘关系了。

今天老太太冷淡地问我；“结婚6年了，为什么不给我生个孙子？”

可怜的母亲。她对儿子的异化已无可奈何了，只好把母爱寄托在孙辈上。我很羞愧，这几年只顾与雅倩灯红酒绿醉生梦死，把生儿育女抛

在脑后。下意识中，我是怕怀孕破坏雅倩的美貌。

对，应该给老娘生个孙子，给老人的晚年一份慰藉，只是有一个小问题——在我的那玩艺儿换过之后，这个孩子还算不算我的儿子，妈的孙子？

神思越来越恍惚。多少天没记日记了，是一个月，还是一年？我是谁，晚上与雅倩同床共枕的是不是宋坚？

妈，我的的确确是你的儿子呀，为什么你“看”我时，那样生疏疑虑？我哭了。我眼中没有哭，心里在哭。也可能我没有哭，是藏在脑颅里的那个宋坚在哭。

……

钱与吾趴在病床边对我大声说话，我睁大眼睛茫然四顾，不知道是否记住他的话。我听见雅倩在床后压抑地抽泣。

“你的大脑灰质有极少见的过敏性，对新脑颅有中毒性反应……绝不是我公司产品质量问题……可以与你换脑。不不，你仍然存在，你的思维将全部移入新大脑，就像旧抽屉里的东西倾倒在新抽屉……为表示同情，这次思维导流手术我们公司仅收50%的成本费，计123万元……

我感觉到我（我的大脑）被慢慢抬出头颅，暂放到一个仿形容器内。柔软的机械手仍使我产生（思想的？肌体的？）剧痛，我知道此刻有一个空白的新大脑正缓缓移入我刚才待过的脑颅里。忽然我被龙卷风吸起来，通过一个绝对黑暗的喇叭口通道刷刷地流过去。眼前豁然开朗，我知道这是我的新居。千千万万个我的碎片（记忆和思想？）熙熙攘攘地乱过一阵，便像蜂群散归各自六角形的蜂巢。

10·20

神智已复清醒，雅倩笑哈哈地告诉我今天是10月20号。妈来过，我们仅冷淡地互相打一个招呼。

这会儿钱与吾满面笑容地立在我的床前，他身后是一群身着白褂正襟危坐的先生。钱先生亲切地说：

“衷心祝贺宋先生康复。为了对思想导流手术有一个绝对客观公正的评价，我公司特地请来全国的神经学、心理学泰斗。现在我来问你一些问题，请给予清晰肯定的回答。好，第一个问题，你是谁？”

我沉默很久。权威们沉默静思如老禅入定，钱与吾从容自若地微笑着，像一个老练的节目主持人。

“我曾是宋坚。”我缓缓地说，“我是亿万家财和一个美女的主人，又是他们的奴仆。现在我是22世纪赛斯与莫尼公司生产的，代号宋坚的一件新产品。”

钱先生满意地笑了，回头介绍道：“这正是宋先生特有的机智与玩世不恭。各位先生请提问题吧。”

我忍住烦躁回答他们的问题。（你多大？）我今年36岁，属鼠。我没有上大学（为什么？）因为我太有钱。细想起来，金钱并没给我带来什么幸福。

（你平生最得意的一件事？）很少，大概只有小学时放风筝比赛了，我自制的知了风筝得了第一名，风筝飞得那么高远！蓝天白云是那么纯净！……噢，还有一件得意事，我轻而易举地骗了一个叫宋坚的傻蛋，推销了556·4万元货物，自己得到7%即38·9万元回扣。其实促销方法再简单不过——从夫人处迂回进攻，循序渐进。

……

我忽然顿住！

我骗了一个叫宋坚的傻瓜，那么我是谁？我自然是宋坚，那么是我骗了我自己？

我能感到骗了宋坚的得意，又能感到顿悟真情后的愤怒……天哪，这是怎么回事？

我狂怒异常，瞪着血红的眼睛，似乎要择人而噬。纵然我自知已成一件赝品，但至少我要知道我的正式代码是什么！

脑海中浊浪翻滚。几分钟后，浊浪渐渐平息，沉淀成泾渭分明的两层思维——我总算把思路理清了。我当然是宋坚，但在思维导流过程中，因为未知的原因，掺杂了钱与吾的少量伴生思维！

对面几位科学泰斗已觉察到异常，惊惧地面面相觑。钱与吾做手势让他们镇静，他缓缓走过来，甜蜜地微笑着。我狂怒地想扑过去掐住他的喉咙，但我的身体似乎被蛇妖的目光催眠了，大脑指挥不了身体。

我从牙缝里嘶嘶地说："你这个畜生！

钱与吾的微笑冻住了，逐渐转为狞笑。我从来想不到这位笑弥陀会变得这么狰狞。他一字一句地低声说：

"希望宋先生识相一点，按法律规定，人身上人造器官不得超过50%，且大脑不得更换。否则此人不再具有人的法律地位。宋先生是否希望雅倩女士成为亿万家产的新主人，并带着家产下嫁一位新的白马王子？"

我冷笑着，这种威胁对我无效，这副皮囊的穷富荣辱甚至生死存亡关我什么事！……但我知道我不会再反抗，那正是我与生俱来的劣根性。

我感到渗入骨髓的疲倦。

钱先生又笑了，笑得十分和蔼，一派长者之风。他诚恳地说：

“当然我们不会这样做。我们有自己的职业道德，我和这几位先生会终生为你保守秘密。宋先生只须每年支付50万元的保密费。”

后排的几位科学泰斗又恢复老僧入定的姿态。

几分钟后，钱先生笑容灿烂地宣布，经权威们一致认定，思维导流术质量完全合格。掌声中，我漠然与钱先生和几位科学前辈握手，漠然挽着雅倩的手臂，在镁光灯闪烁走出22世纪赛斯与莫尼公司，坐上罗尔斯—罗伊斯轿车。一路上雅倩紧紧偎住我，兴致勃勃地唠叨什么事，好像是关于更换耳朵的费用。我漠然置之。

我想几个月后雅倩也会从头到脚焕然一新。

秘密投票

资料之一

《量子幽灵》

20世纪20年代，埃尔温·薛定谔和维尔纳·海森堡创立了量子力学，它是基于亚原子粒子的波—粒二象性和量子世界的内在模糊性。70年代，它已发展成富丽堂皇的理论大厦。迄今为止，所有极端灵敏的原子试验都以令人惊讶的精确度证实了量子效应；它对诸如粒子结构、基本粒子的产生和湮灭、超导性及反物质的预言，对某些坍缩恒星的稳定性所作的成功解释，证实了量子理论的强大生命力。

然而，这个富丽堂皇的大厦却是建立在一种深刻而不稳定的佯谬之上。这个佯谬已超出正统物理学家的逻辑思维所能容许的程度。爱因斯坦便是一个坚定的反对派，他的名言是："上帝不掷骰子。"

资料之二

《薛定谔猫佯谬》

对量子世界的内在模糊性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把一个电子装入黑盒中，根据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该电子以相等的可能性位于盒中任何一地方。现假设插入一块屏将盒子分成A、B两腔，在我们未窥视之前，该电子以相同的可能性处于两腔室之中，就像每腔中存在一个

电子幽灵。只有当观察者确认它在某一腔时，另一腔的电子幽灵才即时性地消逝。即使此时A、B两腔已经被分开到数百万光年的距离，使两者之间不可能有任何有效的信息传递，这种即时性的联系依然存在。量子力学的奠基人薛定谔早就觉察到这种佯谬可以放大到宏观级上出现，他设计了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一只猫关在黑盒中，盒中有很小一块辐射物质，按它的衰变几率，一小时内可能有一个原子衰变，或许没有一个原子衰变。通过一个机构，衰变原子可以打开一个氢氰酸瓶。所以，没有原子衰变时，猫是活的；反之是死的。"

由于量子世界的不稳定性，这只可怜的猫将处于悬而未决的死活状态中，直到某个观察者窥视时，它要么生气勃勃，要么立即死亡。

猫佯谬摧毁了我们把量子幽灵局限于微观世界的愿望。如果遵循量子理论的逻辑，则大部分物理宇宙将处于不稳定状态。

资料之三

《芯片中的电子幽灵》

20世纪70年代，因特尔公司创始人戈登·穆尔提出穆尔法则：芯片集成度每年将增加一倍。这个法则至今为止一直是正确的。到2001年，芯片商将用可见光刻印出0.193微米的线刻宽度的芯片，下一步将用深紫外光刻出0.18——0.13微米的机构，再下一步用超紫外辐射刻出0.05微米的机构。这时将有量子效应导入芯片，电子像任性的幽灵一样跳来跳去。

这项技术的开发将耗费上万亿美元，是任何一个公司或国家也不能独立承受的，这样的巨额开发费实际将导致技术独裁。

佐藤先生打来电话时，七岁的孙子小勇正玩得尽兴。今天的游戏

是“托起一个冷太阳”，难得他父亲为他设计出这么多趣味盎然的科学游戏。他父亲就任三亚能源研究所所长后，已经六年没有回家了，尽管全息传递能使他看到、听到、摸到、嗅到自己的儿子，但终究不是真正的感情交流，所以他设计的这些游戏是一个父亲的感情补偿。可惜，冷聚变[注]技术诞生40年后，海洋中那些似乎取之不尽的冷聚变原料（氘、氚）已经将近枯竭，都花在耗费巨大的宇宙开发上了。

小勇做游戏时，我坐在凉台上，一直用小型透视仪悄悄观察他。我知道这个小家伙生性莽撞，天不怕地不怕，令人担心。不过，这个游戏他倒是做的一丝不苟。他圆睁双眼，小心翼翼的用激光点燃金属氢靶，所产生的极高压力和温度点燃了冷太阳。立时，小小的玻璃罩中闪烁着清冷的微光。小勇兴高采烈，立即拨通朋友的电话：“小华，小华，你的游戏做成功了吗？我做成了，你看，它正在那儿闪光哩。”

屏幕上的小华羡慕地看着玻璃罩中的闪光。正在这时，电话铃又响了，屏幕左上部显出通话者的电话号码，是从日内瓦打来的。我拿起话筒，屏幕自动分成两半，一个谦恭的中年人出现在左边屏幕上：“你好，司马金先生。我是否先作一番自我介绍？”

我笑道：“不必，我认识你，佐藤育治先生，世界政府未来及发展部部长。有什么需要我效劳吗？”

“世界政府想请您去采访一个重要会议，非常、非常重要的会议。”他吐字缓慢地强调道，“绝不亚于您30年前采访量子机器人的诞生。我们想请您用如椽之笔记下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就像30年前那样。”

我笑道：“我知道，你们是想在庄严的会场上摆一只青瓷古花瓶。好吧，我很乐意去。还有哪些人参加？”

“这是一次秘密会议，世界政府不派任何人参加——我们不想在这

样深奥的科学会议上充当‘聋子的耳朵’。也没有通知新闻界，只有一位年轻的女记者莎迪娜陪您去。

小勇早已挂断与小华的电话，目不转睛地盯着佐藤先生。佐藤微笑道："这是您的小孙孙吧，机灵的小家伙。"

"对，是我的孙子小勇。请问会议地点？"

"海南岛的三亚市。"

我立即证实了我暗中的猜测，儿子当所长的三亚是世界上唯一有能力进行真空能研究的，不用说，这次会议肯定与此有关。看来佐藤先生也猜到我的思维，笑着补充道："令郎司马林先生是与会的21名代表之一。代表中至少还有一位是您的熟人：科学界的元老奥德林先生。"

我沉默了，这句话足以使我了解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奥德林先生生前是世界最著名的物理学家，量子机器人之父，门下桃李成群，很多弟子（包括我儿子）已是当今的科学泰斗。他的头脑十分睿智，去世前仍不减色。他是十年前去世的，但那个宝贵的头颅被作了‘永生’处理，以便在关键时刻仍能听取他的建议。这是他十年来的第一次复活。

我只顾沉思，没注意到小勇一直在偷偷地动心思。这会儿他拉拉我的胳膊央求："爷爷，让我也去吧。"这个机灵鬼知道我不会同意，不等我开口拒绝便径直转向佐藤先生，笑嘻嘻地说："佐藤伯伯，让我也去吧，我还没有‘真正’看过爸爸呢。"

我喝道："不许胡闹！"把他从屏幕旁扯走。小勇用力挣扎着，回头看着佐藤先生。佐藤先生略为考虑后说："让他去吧。这是一次决定未来的会议，让一个‘未来’的代表列席，倒也颇有纪念意义。"

小勇立即欢呼雀跃，就像一只蹦上蹦下的百灵。佐藤先生告诉我，莎迪娜小姐已经出发同我会合，很快就要到达我的寓所。然后含意深长

地说：

“good luck（好运气）。”

在其后的采访中我才悟到，这绝不是一句普通的礼貌用语。

在等莎迪娜小姐的空当儿，我开始对这次采访稍作准备，从电脑中调出有关真空能的简要资料。做了一辈子科学记者，退休后我仍用一只眼睛盯着科学界的进展，所以对这项研究并不陌生。我知道地球上三十年来爆炸性的发展已耗尽矿物能源，核能源即将枯竭，可再生能源是杯水车薪。开发真空能是唯一可行的出路——碰巧真空能又几乎是无限的。一旦开发成功，人类在数万年、数十万年都不用再担心能源问题。我还从屏幕上搜索到一段话，这是我儿子五年前在世界政治家联谊会上所作的关于真空能的科普报告：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最敏锐的科学家已猜测到真空并不空，它蕴含着极为巨大的能量，每立方厘米达1087焦耳级。核能是迄今为止人类获得的最强大的能源，但与真空能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这种伪真空是不稳定的，可以用某种方法激活。一旦做到这一点，人类将会在一夜之间成为一个过于富裕的富人，不知道该如何花费自己的财产。

书房里监视顶楼停机坪的屏幕自动打开了，我看见一架龟壳型的微波驱动双人飞碟正在降落，年轻的莎迪娜小姐轻盈地跳出来。我按下通话钮：“莎迪娜小姐，中央电梯已经打开，请下来吧。”

莎迪娜向我嫣然一笑，走进电梯间。电梯在280层高楼中高速下降时，我一直在屏幕上端详着她。这是一名印度女子，带着洁白的沙丽，额头点着红点，长得异常漂亮，是那种非常完美的美貌，所以我怀疑她是量子人，即用量子电脑作大脑的生物机器人。

莎迪娜从电梯门中走出来，我迎上去同他握手。她的身段婀娜飘

逸，微褐色的皮肤毫无瑕疵。当然我不会不识趣地说出我自己的猜测，在22世纪，不问对方的族类和不问女士的年龄一样是起码的礼节。

但莎迪娜小姐却异常坦率：“你好，司马金先生，我叫RB\莎迪娜。”RB——Robot，这是量子人的识别符。29年前，世界政府曾通过一项法令，规定量子人在人际交往中必须先报自己的族类。后来，随着量子人的强大，在反对族类歧视的旷日持久的斗争中，这项法律已名存实亡。不过近年来量子雅皮士中有一种复古倾向，他们不再羞于R B的头衔，这种变化与量子人实力的增加是同步的。

“很高兴能与德高望重的司马先生同去采访。我与令郎很熟悉，甚至可以说他是我心中的偶像，当然这是没有希望的单相思。”

她笑着说，声音十分甜美。我当然不会对她的玩笑认真，也笑道：“谢谢你对我儿子的推崇，不过最好不要让我孙子听见，我怕他要挺身出来保护母亲的感情专利。对了，佐藤先生已准许这个小家伙与我们同去。现在就出发吧。”

“好的。”

我唤上小勇，乘中央电梯升到280层楼顶，柔性机构的大楼在微风中轻轻摇荡，天空碧蓝如洗，能望见远处的宇航巴士站的尖顶。小勇一看见那艘玲珑精巧的微波驱动飞碟，目光就移不开了。

“阿姨，我还没有驾驶过这种飞碟呢，让我试试吧。”

我说：“不准胡闹，你这个冒失鬼，想把咱们从天上摔下来吗？”

狡猾的小勇仍采取迂回作战的方式，央求地望着莎迪娜。

“你敢吗？”莎迪娜逗他。

“敢！”

“你不怕把咱们从天上摔下来？”

“不怕！”他连忙改口，“不会，绝对不会，我从5岁起就驾驶单人飞行器了！”

莎迪娜回头低声对我说：“让他驾驶吧，这种飞碟是很安全的，对于危险操作能自动终止。”

我点点头，小勇立即容光焕发，拉着阿姨详细询问了操作要领，十分钟后，他就驾驶着飞碟上天了。

无数微波光束从地面上发射过来，组成无形的光网。飞碟从网上汲取着能量，在松软的白色云层中钻入钻出。脚下是密密的高架单轨路，有翼飞车在轨道上穿梭，织出一片白光。远处，太空升降机正用强渡极大的碳纳米管[注]缆绳快速下放一个圆形乘员舱。莎迪娜说，升降机里肯定是月球太空城里来的代表。这次来的21名代表中，有十名是自然人，十是量子人。我扭头看看她的倩影，感慨道：

“30年前我采访了世界上第一个能自我设计、自我更新的量子机器人，那时它还是四肢僵硬、方脑袋、头上装碟形天线的笨家伙。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机器人的形态设计要力求实用，能用一只眼睛看东西就决不要第二只。我儿子——他是奥德林最喜爱的一名弟子——就是这种理论的信奉者，他为第一个量子人输入了类似的自我优化程序。我没有想到今天的量子人……怎么说呢，比真人还像真人。”

莎迪娜笑道：“我想这是量子人的寻根心态在作怪，归根结蒂，也是硅文化对碳文化的仰慕。”

小勇一直在聚精会神地驾驶飞碟，这时他扭头说：“爷爷，阿姨，三亚航空站已经到了，我现在开始降落。”

脚下是陆地的尽头，浩瀚的大海包围着一片旖旎的椰林风光。飞碟擦过椰林，降落在机场。走下飞碟，小勇一眼就看见了爸爸：“爷爷，爸爸在那儿！”

儿子正在一架巨大的同温层飞机的舷梯旁同一个怪物说话。那怪物单臂，单眼，单耳，无足，用气垫行走，用一只独眼傲然地扫视机场。莎迪娜说：“这是量子人的首席代表RB\U35先生。”她笑道：“他倒是令郎那套实用主义哲学的身体力行者，至今拒不采用自然人的容貌。像他这样的量子人已经很少见了。”

儿子同那个怪物谈得很融洽，不时打着手势。他把怪物送进迎宾车辆，这时另一架巨大的扑翼式飞机降落了，舷梯放下后，儿子急步登机，五分钟后捧着一只银白色的大匣子走出来。从他毕恭毕敬的神态看，我知道这里面一定是奥德林先生，或者说是奥德林先生的头颅。

他把匣子送到一辆无人气垫车中，气垫车平稳无声地开走了。他这才看见我们三人，赶忙迎过来：“你好，爸爸；你好，莎迪娜小姐；还有你。”他拍拍儿子的头，“爸爸，你怎么把他也带来了？”

他把小勇搂到身边。看着这一对父子的神态是蛮有趣的，他们在全息通信系统中已经非常熟悉了，但分明是陌生人，盈盈父子情中有掩不住的生疏。我端详着儿子，他的鬓边已有银丝，目光清澈，表情沉稳，只是眉尖暗锁忧色。我知道，作为会议的东道主，他的肩上担子是很重的。二十年的马拉松研究马上就要得出判决，他的心情复杂可想而知。

未等我回话，小勇抢先说：“爸爸，我是会议列席代表，是未来派的代表呢。”

我向儿子简单地解释道：“这是佐藤先生的好意。林儿，刚才你送走的是奥德林先生吗？”

“对，准备今晚让他复活。你们先回宾馆休息。与会代表的一些背景资料已经输入宾馆的电脑，晚上你们可以先熟悉一下。”

“你可否安排一下，让我先和20位代表见见面？”

儿子歉然说：“恐怕不行。在这次秘密投票前，他们不愿会见任何人。明天在会场即时采访吧。”他送我们上了车。

在路上，小勇不停地问：“爸爸，奥德林教授是什么人？很伟大吗？他能复活几次？”

莎迪娜把小勇拉在怀中，低声回答他的问题。她似乎天生具有母亲的本能，很难想象她实际上是一个中性的机器人。我想起来了，刚才儿子谈话时，莎迪娜一直反常地沉默，目光执拗地追随着我儿子。她酡红的面颊上，幽深的双瞳里，到处洋溢着盈盈的爱意。她真的爱上我儿子么？我没有料到“中性“的量子人也能进化出感情程序。

儿子为我们安排的寓所很漂亮，半球形的墙壁上用全息技术显示着洁白松软的沙滩和青翠欲滴的椰树。莎迪娜小姐把小勇领走了，我从电脑中调出20名与会代表的资料，聚精会神地看下去：

奥德林（2110—2188）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和实验物理学家，量子机器人之父，在超弦理论[注]及磁单极[注]的研究上极有建树。

RB\U35（2179— ）擅长粒子加速器的研究，他研制的小夸克（leptoguark）加速器是开发真空能试验的关键设备。

司马林（2143—）专事真空能的研究，三亚真空能研究所所长。

德比洛夫（2138— ）科学家，著名未来学学者，世界政府未来发展部总顾问。

RB\金载熙（2182—　）宇宙物理学家，蛀洞旅行的实际开发者。

……

我看完资料，发现其中的自然人代表我大多熟悉，量子人代表也多闻其名。可以说，地球科学界和思想界的精英全数集中到这里了。

这时电话铃响了，儿子在电话中歉然说："爸爸，我本该去看望你的，但我想还是你来吧，我们准备复活奥德林教授，希望你和莎迪娜在场。"稍停他又补充道，"把那位未来的小代表也带来吧。"

30年前，奥德林教授是夏威夷UCJRG基地的主管。UCJRG是美、中、日、俄、德五国国名的首字合成词。他们协力开发0.05微米线刻宽度的量子芯片，每年科研投资为8000亿美元，这是任何国家都无力单独承担的。我想，正是这次卓有成效的合作，提供了日后国界消亡、成立世界政府的契机。

林儿大学毕业后就到UCJRG基地工作。2168年夏天，我去美洲采访归来，在夏威夷作了短暂停留。我没有事先通知儿子，想给他一个意外惊喜，结果我有幸撞上了科学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之一。

警卫同内部通话后，把我领到一个小小的餐厅。餐厅很简朴，同基地内其它美仑美奂的建筑不大协调。我的一只脚刚踏进门，就听见一片欢呼声，儿子紧紧把我抱住，几十个年轻研究人员都举起香槟围着我，邀我共同干杯。这些平素礼貌谦恭的雅皮士们今天都很忘形，在这间小小的餐厅里挤挤撞撞，不少人已有醉意，步履蹒跚。我把杯中酒一饮而尽，笑道："酒是喝完了，总得告诉我庆祝的主题吧。"

人群中只有两个人显得与众不同，一个是50多岁的白人男子，也举着酒杯，但目光清醒，兴奋的众人时时把目光追随着他。我猜他一定是儿子的导师奥德林先生。另一个就是世界上第一位量子人，就是那种方

脑袋、四肢僵硬、装着碟形天线的怪物。儿子告诉我："第一个量子人已经诞生了。我们原想小小地享受一下研究者的特权——暂不向世界宣布，把这点快乐留给自己尽情享受一晚。爸爸，你真是最幸运的记者，恰在这时闯了进来。奥德林先生决定把这条新闻的独家采访权留给你。"

奥德林教授穿着一件方格衬衫，领口敞开，笑嘻嘻地向我伸出多毛的手。我感激地说："谢谢，谢谢你给我的礼物，它太珍贵了。"

"不必客气，是你的good luck。"

我第一个采访的是那位方脑袋的量子人RB\亚当，那时在心理上我还未能把他视为同类。他不会喝酒，一直端着一只空杯，两只电子眼冷静地看着我。

我立即切入正题："RB\亚当先生，你作为一项世纪性科学成就的当事人，请向一个外行解释一下，为什么计算机芯片的线刻宽度降到0.05微米之下，就有如此重要的意义？"

RB\亚当先生的合成声音非常浑厚，他有条不紊地说："记得上个世纪50年代，一位著名的科幻作家阿西莫夫曾经敏锐地指出，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肯定有一个转折点，即：一旦制造出复杂得足以设计和改进自身的机器人，就会引发科技发展的链式反应。当芯片线刻宽度从0.193微米、0.13微米下降到0.05微米时，正好到这个临界点。我就是这个幸运者。从今往后，机器人族类就能自我繁殖和进化了。"

"刚才有人告诉我，这种芯片将引入量子效应。"

"对，自然人的大脑里就有这种效应。直觉、灵感、情感和智力波动，从本质上讲与量子的不确定性是密切相关的。今后量子人的思维将更接近人类——某些功能还要强大得多。那种永不犯错误但思维僵化的

机器人不会再有了。”

我笑道：“你会不会偶尔出现2＊2＝5的错误？”

RB\亚当也笑了，简单地反问道：“你呢？不，我说的错误是高层次的错误，是量子效应在宏观级上的表现。”

我在屋中采访了十几个人（包括林儿），凭着多年首席记者的敏锐，我已对这项成就有了清晰的认识和自己的判断。然后，我才回头采访本次事件的主角。我坦率地说：“教授，请原谅我的坦率。我首先要向您道喜，但随即我还要说出我的忧虑。”

教授咬着一只巨大的烟斗饶有兴趣地说：“请讲。”

“采访了你的十几位助手后，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科学研究是越来越难了，过去，阿基米德洗澡时可以发现浮力定律，莱特兄弟可以在车棚里发明飞机。所以科学可以是大众的事业，其数量之多足以自动消除其中的缺陷：安培因操作失误未发现电磁现象，法拉第又重新发现了；前苏联的洲际火箭爆炸事故使160名科学精英死于一旦，但还有其他的苏联科学家和其他国家的科学家来继续这项事业。但现在呢，科学研究如此昂贵和艰难，使许多项目成了独角戏。这难免带来许多不稳定因素：万一你们的研究方向错了？领导者恰好是一个笨蛋？海啸毁了你们的基地？……就很难有效地得到补偿了。恐怕随着科学的发展，这种情况还会加剧。那么，人类命运不是要托付给越来越不稳定的因素吗？”

奥德林教授听后久久不说话，只是定定地看着我。我们之间长达20年的友谊和默契就是从此刻开始建立的。他的弟子们都围过来，等着他的回答。很长时间之后教授才说：“这正是我思考了很久的问题。我很佩服你，你作为一个非专业者也敏锐地发现了它。不错，人类在征服自然时，自然也在悄悄进行报复。当人类的触角越伸越远时，世界的不确

定性门槛也在悄悄加高。一个简单机械如汽车可以有99％的可靠性。但一架航天飞机呢，尽管它的每一个部件的可靠性高达99.9999％，整机的可靠性却只有60％。”他摇了摇头，“这个过程无法逆转。一个系统越复杂，量子波的不确定性就越向宏观级拓展。这实际上是宇宙不可逆熵增过程的另一种描述。”

奥德林教授的话像一股灰色的潜流渗入周围的喜悦中。他的悲观非常冷静，唯其如此，它给我的震撼也更强烈。我多少后悔自己提出这个大煞风景的问题，便勉强笑道：“我不该提出这个不合时宜的问题，喂，忘了它，让我们再一次举杯庆祝。！”

奥德林教授磕掉烟灰，重新装上哈瓦那烟丝，豪爽地笑道：“当然要庆祝。人人都要死的，但谁要终生为此忧心忡忡，那肯定是一个精神病人。来，干杯！”

走进儿子的实验室，我才从回忆里走出来。儿子端坐在手术台前，一位穿白大褂的医生正忙着调整各种奇形怪状的仪器，它们和常用的氧气瓶和心脏起搏器毫无共通之处。那个银白色的匣子放在手术台上，已经用复杂的管路同生命维持系统相连。儿子示意我们三人坐在他身后，简短地说：“开始吧。”

银白色匣子慢慢打开，立时从里面冒出浓重的白雾，这是低温液氮蒸发造成的。医生启动加热系统，对奥德林教授的头颅快速加热，一条管线向里面泵着加过温的血液。白雾渐渐消散，我看到他的面孔，似乎在瞑目沉思，随后，苍白的脸色逐渐泛红，智慧的灵光荡过整个面孔。他打个香甜的呵欠，慢慢睁开眼睛，两道锐利的目光略微扫视后定在儿子身上。

“司－马－林？”他缓缓地问。

儿子早已站起来，热泪盈眶：“奥德林老师，我们又见面了！”

奥德林嘴角泛出微笑“我真想拥抱你，可惜没有手臂。你身后是令尊司马金先生吗？”

我挤过去，在这种情况下同老朋友见面，我既有无法抑制的狂喜，也无法排除心底潜涌出的悲凉。我勉强笑道：“你好，老朋友，一觉睡了十年，你还没有忘记我这个爱吹毛求疵的老伙计。”

儿子慢慢平静下来，向他介绍在场人员：“这是你的保健医生迭戈先生。”

“谢谢，你在我梦中一直照看着我。”

迭戈说：“不客气，能为你效劳是我的荣幸。”

“这是记者RB\莎迪娜小姐。”

教授微微颔首：“你好，漂亮的量子人小姐。在我死亡前，量子人都是一些不修边幅的家伙。”

莎迪娜微笑道：“谢谢你的夸奖，量子人的老祖父。”

小勇从身后挤过来，“还有我呢，奥德林爷爷，我叫司马勇，也是这次会议的列席代表。”

“好孩子，让爷爷亲亲你。”

小勇踮起脚，让爷爷亲亲他的面颊，教授目光中充满慈爱，他转向医生：“医生，我的烟斗呢？”

“在这儿呢，按你去世前的嘱咐，我们一直精心保存着它。”

奥德林示意迭戈把烟斗插入他口中，这时他已从长梦乍醒中恢复正常了。他说：“司马，切入正题吧，你把我叫醒，有什么重大的关系人

类命运的问题吗？”

“是的，我们期望你的睿智帮助我们作出一项重大抉择。”儿子停顿下来。我想儿子肯定已经为这个时刻作了详尽的准备，但他在回答教授之前仍有片刻踌躇。

教授突然笑着截断他：“慢着，还是让我先猜一猜吧。刚才你们说，我这一觉睡了十年。如果是十年的话，我想，你们面临的问题不外两方面。第一，”他盯着莎迪娜，“量子人和自然人发生了战争或是冲突，但我想不大可能。从RB\莎迪娜小姐的外貌，就能看出量子人对自然人强烈的认同感，我甚至在小姐对司马林的注视中发现了爱情的成份。”他笑道。莎迪娜瞟了我儿子一眼，从他们心照不宣的目光来看，在此之前他们肯定有过较深的交往。我暗暗佩服老人敏锐的观察力。

“你说的完全正确。十年来，自然人和量子人已完全融合在一个社会中，一些科学前辈的担心幸而未成事实。”我儿子回答。

“排除这一条，很可能就是你的老本行了：真空能的开发及其引发的宇宙坍塌。”

儿子点点头，在他说话前，我迅速截断他的话头：“林儿，和奥德林教授谈话时，请记住这里有两个不太懂科学的记者，他们还要向80亿科学的外行写报道。希望你说得尽量浅显。”

“好的，爸爸。”儿子略微思考一会儿，说，“奥德林教授，正如你生前预言，十年来的科技爆炸、宇宙开发很快耗尽地球的能源，好在真空能开发迅速，现在已经进行到这一地步：万事俱备，只需按一下电钮就可以进行首次试验了。”他转身向我，下面一段话主要是对我说的，“早在1980年，科学家德卢西亚就猜测，我们所谓的真空实际是蕴含极大能量的伪真空，是一种长寿命的亚稳态。虽然它自宇宙诞生后已存在150亿年，但这种安全感是虚假的。一旦出现一个很小的哪怕只是

有夸克大小的真真空泡，由于周围伪真空的巨大能量和压力，这个泡会在一微秒的时间内湮灭成一个时空奇点。它将以光速扫过整个宇宙，死光所经之处，宇宙所有事物都会彻底毁灭。这些年，令我们绞尽脑汁的，倒不是真空能的开发——早在十年前我们就研制成功足以激发伪真空的小夸克环形加速器，而是把激发限制在某一安全区域的技术。教授，这种技术我们已经有了，也经过尽可能详尽的理论证明。但理论证明终究代替不了试验，可是，一旦实验证明我们是错的，人类就没有可能补救了，那时，地球、太阳系、银河系乃至整个宇宙都会在一声爆炸中化为一锅粒子汤。奥德林老师，我们面临的就是这样一种两难局面：我们需要实验，我们又不敢实验。现在，全世界最杰出的20名自然人和量子人科学家已云集这儿，明天举行秘密投票，来决定是否按下这个电钮。世界政府希望你参加并主持这次投票。”

直到这时，我才知道自己参加的是怎样严酷的采访。我暗暗诅咒佐藤先生挑中了我。我宁可品着美酒，听着轻音乐，在不知不觉中迎来那道死亡之波，也不愿意这样清醒地面对它。

奥德林教授很久不说话，最后他说：“噢，忘了把烟斗点上，劳驾哪一位？”

在场的人都稍现尴尬。地球上已经消灭吸烟，所以也忘了准备打火机，迭戈医生立即站起来去取，但小勇却解决了这一难题。他举起一只打火机，在全场人的注视下得意地说：“爷爷，我这里有！”

我不禁哑然失笑，我怎么忘了这个小纵火犯呢。他从小就对玩火有强烈的迷恋，犹如是一种宗教上的热狂，或者是第一只学会用火的类人猿把灵魂附到了他的身上。后来，他父亲特地设计了一些饶有趣味的科学游戏，像“托起一个冷太阳”等，才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开去。这会儿，他笑嘻嘻地挤上前，为老人点上烟，还老气横秋地教训道：“爷爷，地球上已经消灭吸烟，吸烟有害身体健康。我只点这一次，以后可不许你再吸了！”

教授哈哈大笑，嘴角的烟斗跳动着，银匣子的通气管也抖动起来。稍停，他问儿子："世界政府是否派代表参加？投票结果是否立即付诸实施？"

儿子说他们不参加的，教授笑骂一句："这些滑头。"便陷入沉思。儿子使个眼色，我们都悄然退出。

与相对简朴的住室和餐厅相比，基地的学术厅却是高大巍峨，穹窿形的圆顶，明黄色的墙壁，淡咖啡色的柚木地板。大厅里空旷静谧，一个能容80人的卵圆形长桌放在大厅中央，显得相对渺小。

在休息室我同20名代表都见了面。我想他们在投票决定人类命运时，心里绝不会不起波澜，但他们都隐藏得很好。十名自然人我大都认识，逐个向莎迪娜作了介绍；反过来，她也向我介绍了十名量子人。小勇同科幻作家吴晋河最熟，他立即粘上吴伯伯。八年前，吴写过一篇《逃出母宇宙》，描写宇宙末日来临时一群宇宙精英如何努力创造一个"婴儿宇宙"，并率领部分人类逃向哪里。文中关于宇宙大爆炸后几个"滴答"（每一个滴答为10-34秒）内的情景，对蛀洞，时空奇点、时光倒流等都有极逼真的描绘，以致世界政府未来及发展部把它推荐为青少年科普教材。世界政府需要作出某种重大抉择时，吴晋河也常是座上贵客。

这时，我把他拉到一边，悄声问："你对投票结果能否作出一个预测？"

他习惯性地甩一甩额发，微笑道："估计票数非常接近。但你不必担心，这次投票的结果不会对自然进程有什么影响。"

我惊奇地问："你是说，投票结果不会付诸实施？"

"不，世界政府已经授权，如果投票结果是同意，将在会议后立即

启动按钮。我只是说，不管是什么样的结果，自然进程都将按自己的规律进行，我们不是上帝。”

我骂他：“你这个虚无主义者，玄学家，玩世不恭的家伙。世界政府真不该选你来，浪费这宝贵的一票。”他笑一笑，没有再说话。

开会时间到了，20个人鱼贯走进会场，在圆桌旁坐定。奥德林的头颅被放在圆桌中央一个缓缓转动的底座上。他嘴角仍噙着那只著名的烟斗，用目光向各位代表打招呼。

我们三人坐到列席代表席上，小勇似乎感受到会场上那种肃穆庄严略带滞重的气氛，不安分地在座位上扭来扭去。看见奥德林爷爷的烟斗没有点燃，他又摸出打火机站起来。我一把拉住他，把他摁在座位上。一个低级仆役机器人走上前为教授点上烟斗。

一声槌响，会议正式开始。奥德林用炯炯的目光扫视众人，说：“很感谢你们唤醒我参加并主持这次会议，但我宣布，我将不参加投票。科学家们都知道克拉克定律：一个老科学家对一个全新的问题作出判断时，如果他说‘是’，他的意见常常是对的；如果他说‘不’，有70％的可能是错的。因此我不想影响你们的正确决定。”

我和萨迪娜交换着眼神，从教授的话意中听出，他应该是反对派。教授又说：“恐怕票数相当接近，那么我们要事先表决一下，这个问题的通过，是按简单多数还是三分之二多数？请大家考虑一下。”

十分钟静默。教授说：“同意简单多数的请举手。”

20条手臂齐刷刷地举起来。不，是21条，小勇把手举得比谁都高。莎迪娜忙把他的手臂按下来，轻声笑道：“小糊涂，你是列席者，不能举手的。”

小勇很不平地放下手臂。教授也看到这一幕，嘴角漾出一波笑纹。

他接着说：“很好，看来至少在这一点上已达成共识：这个决定不能再推迟了。我还有一点建议，科技的发展使我们面对着越来越复杂的世界，很多问题已不能用简单的‘是’或‘否’来对待。我冒昧地建议每人按15票计算，完全赞成，15:0；完全反对，0:15；弃权，7.5:7.5，或者是5:10，8:7，等等。我想这样更能正确反映统计学的内在禀性。大家同意吗？”

从20个人的目光中看出他们对这个问题没有准备，都觉得很新奇。但教授让表决时，他们也全都举起手。

“好，第三点，我想每个人在投票时应对自己的观点作最简要的说明，但票数要秘密统计，以免影响后续投票者。大家同意吗？”

代表们也同意了。教授等转盘转到面向我时说：“监票计票就偏劳二位了。另外，”不知为什么，他苦笑一声，“请原谅一个老人不合时宜的童心。我准备了三百枚硬币——正好是20个人的总票数，喏，就在那个匣子里。请司马勇先生把他们充分摇荡后撒在地上，然后统计一下它们的票数。至于究竟是以正面为赞成，还是以反面为赞成，就由司马勇先生自己定吧，只要是在在统计之前作出就行。这只是一个游戏，它的结果没有任何法律意义。”

我很纳闷，不知道老朋友这个举动的含义，当然我相信他绝不会是童心大发。小勇很久才醒悟到“司马勇先生”就是指他，高兴得有点忘形了。他立即起身，从桌旁拿过那个小匣子，举在头顶使劲摇荡。在空旷的大厅里，硬币的撞击声十分清脆悦耳。他打开匣盖，把硬币哗啦一声撒在柚木地板上，有银白色的，金色的，有戈比、克朗、人民币……代表们饶有兴趣地看着它们在地上滚动。

这时，又响起小勇清脆的童音：“我决定，反面硬币为赞成票。可以吗，爷爷？”

“可以。现在请你开始统计票数，等我们投票结束后你再宣布。我相信你不会数错。”

“当然！”

“那么，我们开始吧。请东道主司马林先生第一个发言。”

众人的目光都转向儿子，他清癯的面孔微微发红，看来是努力抑制自己的内心激荡。屋里很静，小勇正在极轻地数着：“12，13，14……”莎迪娜下意识地攥住我的手，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儿子。

“我想大家都清楚，如果几年内真空能的利用不能付诸实施，人类社会就会迅速衰退，宇宙开发和移民计划将被搁置。”我儿子开始陈述，“而且，我们已为激发真空能的安全措施作了尽可能详尽的考虑。我想，只要我们的真空能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建立在这个理论基础上的安全措施也必然是正确的。换句话说，只要真空能确实存在，我们的安全措施理论上也应该有效。我想，人类不会为这么一个不确定的危险就永远束足。”

他按下投票钮，只有我和莎迪娜能从电脑屏幕上看到他的票数：11:4！我暗暗诧异。我知道他肯定投赞成票，但我没想到他并未投15:0。也就是说，即使对开发真空能最为激进的司马林也还有几丝疑惧。

第二个发言的是那个单臂单眼的RB\U35先生，他用浑厚的男低音说：“再详尽的考虑也不能完全排除这个实验的危险内禀。”他这句话显然是对儿子的驳难，“但既然宇宙诞生后这个伪真空已安全存在150亿年，相信在那150亿年中，因种种原因而激发一个真真空泡的几率绝不会是零。既然宇宙至今尚未毁灭，那我们当然可以进行这个实验。”

他按下了投票，10:5。

未来学家德比洛夫是一个干瘦的老头儿，满头白发。他也是著名的科普作者，他书中洋溢的乐观精神和对未来的憧憬曾激动了亿万孩子。但今天他的谈话似乎暗含阴郁：“人类有诞生就会有灭亡，正像人有生有死。我不会因为必然的死亡就放弃生活的乐趣，不会因担心可能的车祸就不敢出门。”

他按下电钮14:1！这个语含悲怆的老人竟是最坚定的赞成派！

从前几位投票者来看，赞成派占明显优势，似乎奥德林的预测并不准确。教授看不到投票的票数，他表情沉静，悠闲地吸着烟斗，一缕青烟袅袅上升。

接下来是吴晋河发言：“科学的发展导致了今天这样的小集团独裁，世界命运竟需要投票决定，这件事本身就是世界不确定性的反映。我们不要指望用内禀不确定的投票来消除这种不确定性。”

7.5:7.5！他投了弃权。

RB\金载熙，一个英俊倜傥的标准美男子，他是昨天才从月球返回的，这个当代麦哲伦通过蛀洞旅行曾到达30000光年外的银河系中心。他的发言相当尖刻：“谁像我这样看遍广袤荒漠的宇宙，谁就会对地球这个唯一的生命摇篮倍加珍惜。与300万年的自然人类生命、40亿年的生物生命相比，诞生近30年的量子人还是一个尚未坠地的婴儿，我们强烈地希望活下去，即使放弃科学进步也是值得的。”

3:12，这是第一个反对者。

山田芳子，逻辑学和心理学博士，是十名自然人中唯一的女性代表，她说：“宇宙和时间是无限的，但我们迄今未发现地球文明史前的高科技社会。为什么？只有一个解释：在宇宙的进程中，毁灭是周期性发生的，毁灭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危险，我们不要轻易撩拨它。”

4:11，又一个反对者。

RB\丘比若夫，这个数学家侃侃而谈："一个复杂系统终究是不可控制的，人类一方面在卓有成效地增加科技社会的复杂性，一方面又想用投票来中止某种进程，这种愿望是不现实的。我们要发展科学，就必须接受它的副作用。"

13:2。

……

20个人都投完票，静默中，我几乎不敢按下电脑的求和键。

这时，奥德林教授说："在司马金先生和莎迪娜小姐公布票数之前，我们把那个游戏进行完吧。司马勇先生，你把硬币的票数统计完了吗？"

小勇抬起头认真地说："数完了，是153票赞成，147票反对。我又复核两遍，肯定没有错。"

"好吧，请把这个票数写在投影屏幕上。"

这几个字是用手写体打入屏幕的，人们都仰面看着这几个稚拙的数字，没有人说话。"现在，清司马金先生公布投票结果。"

我终于按下求和键：赞成票，152.5；反对票，147.5。

会场一片静寂。我的视线对准儿子，他胜利了，可以去启动那个耗时几十年的试验了，但他脸上了无喜色。赞成和反对的票数如此接近，而且世界上20个最杰出学者的投票结果，竟与"骰子"掷出的点数如此接近，这使他们感到惶惑。

奥德林说话了，声音很苍凉："也许我决定自己不参加投票是一个

错误，因为我的票很可能改变投票结果。不过，这种难以预计的错误，本身就是社会发展正常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让我们尊重上帝的选择吧。我宣布，按投票结果，授权司马林先生立即进行激发真空能的实验。”

实验的控制大厅就在不远处，在蜂房一样的仪表和监视屏幕中是一块高大的控制板，上面有一个绿色按钮，一个红色按钮。工作人员介绍，绿色——能量储备；红色——启动。没有通常的停止按钮，这个实验是不需要停止也不能停止的。

儿子命令工作人员按下绿钮，立时耳边响起隐隐的嗡嗡声。在这十分钟里，全世界的电力绝大部分输往海南，储存在一个巨大的环形超导体内。数十亿安倍的电流在那里不断地流动，逐步增强，环状电流产生的强大磁场使这儿瞬间成为地球的磁极。

我知道，只要把红色按钮再摁下，这些有史以来最强大最集中的电力将在瞬间涌入环形加速器，它们推动着小夸克在长达500公里的环形轨道内加速到光速，并与逆向的光速粒子碰撞，在那儿形成一个以纳米计的极微小的真真空穴。在这个小小的真空泡中，将重现宇宙大爆炸后仅几个“滴答”的极端条件，极高温度和极高压力使小泡内的所有物质分崩离析，形成一锅沸腾着的粒子汤。然后……然后又该怎样呢？

我们都肃立在大厅中，奥德林教授的头颅也被小心地移过来。从监视屏上看，强大的磁场造成紫色的辉光，试验区内所有鸟儿的导向系统都被干扰，像炮弹一样向地面上坠落。这时屏幕上打出一行绿色的大字：“能量储备已完成，请进行后续程序。”

儿子站在控制板旁，所有人盯着他，等着他按下那个红色电钮。儿子犹豫着，显然是临事而惧的样子。他向我转过身，轻声说：“爸爸，我想让小勇来摁下启动按钮。”

我忙瞟一眼小勇，愤怒地低声喝道："你疯了！你竟让7岁的孩子承担这个责任！"

儿子微微笑道："爸爸，我是想让小勇的名字和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瞬间联系在一起。你不必担心，如果……那时我们也不会自责了。"

小勇的耳朵十分灵敏，尽管我们的声音很小，他已经听到了，兴高采烈的说："爸爸，是不是想让我摁电钮？我来！我来！"

生怕我再反对，他连窜带蹦地跑过来。莎迪娜看看我儿子，也跟过来。那个电钮较高，小勇够不上，莎迪娜把他抱起来，大厅中响起一个清脆的童音："爸爸，是这个按钮吗？爸爸，我要摁下了，行吗？"

他扭回头，急不可耐地看着爸爸。我看见儿子深吸一口气，决然说："按吧！"

小勇正要按下，忽然想起什麽，他扭回头，满脸通红，羞怯地、声音极低地说："爷爷，还有奥德林爷爷，我错了。"

我十分纳闷："什么错了？"

"硬币的票数说错了，我没有数错，但我把什么是赞成、什么是反对记反了。应该是147票赞成，153票反对。"

我对他的马虎又是好气又是好笑。教授笑道："你这个小糊涂。不过，我已经说过，那只是一个游戏，它的票数没有什么法律意义。往下进行吧。"

儿子又深吸一口气，重复道："小勇，启动吧！"

小勇咯咯笑着用力按下那个按钮。我听见那些急不可耐的电子魔怪嘎嘎怪叫着冲出囚笼，沿着加速器的环形轨道狂奔而去。在轨道尽头的

撞击中，那个小小的真空泡即将诞生。而世界80亿人绝大部分对此一无所知，他们仍在听音乐，跳舞，野游，亲吻儿女，拥抱恋人。除了大厅里的人，知情的只有少数世界政府首脑，他们这会儿一定也守在屏幕前，屏住呼吸等待那一刻。我想佐藤先生一定在心里重复着对我说过的那句祝福：

Good luck。

---

1. 冷聚变：指在常温下实现的轻核聚变。轻核（如氘核）的聚变能产生巨大的能量，但目前只能在高温（1亿度）及高压的极端条件下才能进行，无法用于和平目的。1987年美英两位科学家声称在实验室中实现了常温27度的核聚变，但其他科学家未能重复此结果。
2. 碳纳米管：一种以纳米为尺度存在的碳的管状结构，由于它的晶体结构几乎没有缺陷，因而强度极大，硬度超过金刚石。我希望它能满足太空升降机缆绳的特殊需要。又及，太空升降机是一种想天开的设想，该升降机将系在月亮上，依靠月亮轨道的长短轴之差无动力地提升物品。不过由于缆绳太长，即使用目前强度最高的材料制造，缆绳也会因自重而拉断。
3. 超弦理论：这是为了把引力与其它三种力（电磁力、强力和弱力）统一而提出的一种假设，它认为宇宙中最基本的粒子像是小小的环，在低温下收缩为点，因而其为符合现今的低温物理学中关于点状粒子（无大小）的描述；而在高温下又扩展为具有特殊对称性的环，因而可能使引力在描述上与其它力统一。
4. 磁单极理论：磁单极是一种“讨厌的”粒子，在各种尝试把自然力统一的理论中，必然出现巨量的磁单极，它会使宇宙质量比目前的估算值增大十亿倍。也没有观测证据表明它存在于今天。为了克服这个矛盾，一种暴涨理论说：我们的宇宙可能从一个极小的区域（不含或只含一个磁单极）暴涨而来。

魔鬼梦幻

黑姆利索的为司马平戴好魔幻传感器，一个亮闪闪的类似太空人头盔的玩艺儿。传感器的触脚像章鱼一样密密麻麻地吸在他脑袋上，黑姆熄了屋里所有的电灯，只有电脑屏幕发出青幽幽的微光。青光在天花板上投出一个巨大的黑影，颇像一个张牙舞爪的巫师。

他俯在司马平头上嗄声说：

“好了，你马上就能得到空前的全功能的感官享受。不过我要最后提醒你一次，”他在阴影中得意地笑着，“这是双向梦幻机，幻觉中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按你的思维发展。所以，你头脑中最隐秘的思想将在电脑屏幕上显示出来，不管是龌龊的欲念还是圣洁的愿望。你如果想中止这个游戏，还来得及。”

司马平仰面躺在转椅上，被传感器头盔箍得不能稍动，表情略显紧张。不过，听了黑姆的话，他反而微微一笑：

“我不是圣人，脑袋里恐怕少不了几株毒菌。不过我很乐意把它拿出来晒一晒。请开始吧。”

黑姆盯他一会儿，咧嘴笑道：

“好，不管结果如何，我佩服你的勇气。现在请你放松思想，尽力挖掘你的回忆和愿望，梦幻机将在适当时候切入你的思维。”

他打开机器，司马平听到均匀的嗡嗡声，他的思维随着这波声荡开，散入无边的混沌。

（A向思维）

回忆就从今天下午开始吧。

今天我心情忧郁。十年前，车祸使我脑部重伤后我便离世隐居，从那时起我常常陷入周期性的深度抑郁中。我不想让妻子和儿子陪我一块儿受苦，照例把他们打发走了。

我独坐室内，失神地看着夜空，一波又一波的抑郁几乎把我吞没。忽然门铃响了。打开门，是一个瘦长的男人，四十岁上下，一个弯弯的鹰钩鼻子，金丝眼镜后面闪着恶意的微笑。这人的笑容和鹰钩鼻子我似乎很熟悉，似乎和某种不愉快的回忆有关。我苦苦思索，但回忆不起来。他拎着一个巨大的皮箱，见我认不出他，似乎很惊奇：

“司马平，你不认得我了？”

我很是歉然，忙请他进屋：“十年前我因车祸受伤，记忆力坏透了。你是……”

他恍然大悟：“我的天！我一直怀疑一个天才怎么消失了十年，原来如此！”他沉思片刻，缓缓说道：“十年前，在一个著名的生物研究所里，有一个美貌惊人的女博士。她对所里的男同事有过这么一个评价：在我们所里，有两个天才足以在科学史上留名，不过两个人中有一个是圣徒，一个是撒旦。”

他停了一下，冷笑道：“我就是她说的撒旦，而你是她心中的圣徒。现在你知道我是谁了吧。”

我点点头，想起来了。我想起那个白鸽般纯洁可人的女博士，她叫尹雪；想起那个才华横溢的司马平，那就是我。一场车祸扭曲了我的人生之路，现在我是一个才智低下的庸人，往日的光辉恰成为今天的痛

苦。

半夜里我常常在思想的剧痛中醒来。我总觉得自己的才智并未毁坏，它们只是被囚禁起来，它们一直咆哮着想冲破那间囚笼。

也许我关闭智慧之窗只是为了忘记过去。

那时，生物研究所里在才智上可与我匹敌的只有黑姆，但两个人的性格却大相径庭。他有一个奇怪的嗜痂之癖，不倦地刺探同事们的隐私，搜集他们心中点滴的龌龊，偶然的卑鄙，一旦得手，他就乐不可支。

不少人惧怕他“美杜莎”般的目光。能够坦然直视他的人不多，我和尹雪就是其中的两个。即使现在，我几乎算得上是一个废人了，但我仍能坦然直视他的目光。

我微笑道：“欢迎你来我家。我已经十年没听到生物科学的消息了。我想你一定做出了惊人的发现——是不是在你的皮箱里？”

他咧开嘴笑了：“的确如此。”

我们没有多事寒暄，他仰坐在沙发上，开始傲然地介绍他的发明。

“我不知道你的智力残余是多少。我先假定你的智商是中等偏下，好据此来调整我的讲解层次。”他半是怜悯半是幸灾乐祸地说，“上帝真狠心，为什么偏要折磨自己的信徒呢。”

我冷冷地说：“我信奉道德之神，不信仰上帝。请你开始正题吧。”

黑姆打开皮箱，拿出那个宇航员头盔似的玩艺儿，得意洋洋地说：

“瞧，就是这个玩艺儿，全功能双向梦幻机。为了把它的用处说清，我们不妨回忆一下历史。人类的生存本能实际表现在感官享受上。

蒙昧时期的人们只有在看到朝晖夕晕，听到松涛水声，吃到佳肴美味，行完男女之乐时才获得感官享受。这些享乐很狭窄，但它们是真实的，是外部真实世界作用于我们感官的结果，我称之为‘真实影象’。”

“后来，人们创造了诗赋文章、音乐舞蹈、电影电视……人类的感官享受也日益五彩缤纷。所有这些娱乐，都是先造出一个虚幻的世界，作用于眼耳等感官，再把信号输入到大脑，我称其为“虚幻影象”。它是真实影象的延伸和扩大，真实世界里不能满足的欲望，可以在诗歌小说、电影电视里找到代用品。

“还有一种娱乐与它们不同——毒品。”

我抬眼盯着他，他咧嘴笑道：

“毒品。正人君子是不屑一顾的，我却从中得到了创造的灵感。它也是虚幻影象，不过它是用化学物质直接作用于人的神经系统，不再经过人的外部感官，但它同样能得到逼真的感官享受。我们为什么不能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他看着我，不耐烦地说：“我再给当年的科学奇才上一堂启蒙课吧。简单地说，人的所有感觉都是外界信号通过感官，转换为神经电脉冲，再送到大脑。这是一条纡曲的路线，我的梦幻机走了捷径，我用电脑编缉出同样波形繁复的电脉冲，通过千千万万无形的磁针送入相应的神经元——是绕过感官，直接送入大脑与感官间的神经元。你听明白了吗？”

我努力追赶他的思路，点点头。他继续说道：

“过去的娱乐大多集中在视觉、听觉这两个领域，太狭窄了。我的梦幻机则可以模仿眼耳鼻舌身各种感受，连性快感也能模仿得维妙维肖——正人君子是不敢堂而皇之地说这个字眼的，幸亏我不是。”

他咯咯地笑起来，继续说道：

“还有更为奇妙之处。以往的虚幻影象都是单向的，本人并不能参与—— 一个看科幻片的孩子并不能钻进屏幕里同太空人握手。只有我的梦幻机是双向的：它可以把人的思维电波取出来，我称之为A向思维；A向思维输入到梦幻机里，电脑根据此人的思维定势进行创作编辑，再把人工思维反输到人脑，我称这为B向思维。两种思维互相糅合，就形成了最能与感受者发生共鸣的梦幻世界，使贩夫走卒、盗贼娼妓、贤达哲人都沿着自己的思维爬到精神享受的顶峰！”

他在我面前展现了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使我敬畏。我素知这个撒旦的才能，所以对他的话并不怀疑。我指着他的皮箱：

“这就是梦幻机？”

“对。”

“是否已投放市场？”

黑姆摇摇头笑道：“没有，我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生物工程学家或电生理学家亲身试验一次，做出准确的鉴定。”

我扬起眉毛问：“你找不到一个专家？”

黑姆又嘎嘎地笑起来：

“找不到。没有一个专家愿意一试。我想是因为没人敢担保自己的灵魂里没有几丝龌龊。符合条件的专家恐怕只有两位：一位是撒旦，他不怕把自己的卑鄙示众；一个是圣徒——如果他真是圣徒的话。所以我千方百计找到你的地址，却未料到你又变成一个智力不全的废人。”他鄙夷地说。

我的心被猛扎了一刀，但我控制着自己没有失态。我淡淡地说：“我虽然早已不是什么专家，不过我愿意一试。”

黑姆似笑非笑地说：“你不后悔？”

我语调平静地顶回去：“我不后悔。我既不是撒旦，也不是圣徒，不过我不怕把我自己的肮脏示众。”

黑姆讥笑地说：“也不怕尹雪知道？那位仙子至今还把你当成圣人膜拜。”

我的心弦猛一抖动，知道了黑姆为什么千里迢迢跑来寻我的晦气，对他的鄙视中不免夹杂着几丝同情。我心平气和地说：

“我已经十年没有与尹雪联系了。黑姆，用这种办法赢不来尹雪的爱情。你把我切成碎片也没用。”

黑姆恶狠狠地瞪我一眼，转身去开箱子。

（B向思维）

忽然门铃急骤地响了。我打开门，竟然是尹雪。十年岁月在她身上并没有留下多少痕迹，她依然像株出水芙蓉一样清丽绝俗，眸子晶亮，肤色白中透红，一头黑亮的长发散落在白色披风上。她似笑非笑地看着我，不等我说话，便一甩风衣，径自闯进屋门。看见黑姆在屋里，她愕然止步，随之冷淡地打个招呼。看来他们并不是有约而来。

我和尹雪微笑着，相对如梦。十年的时间并未冲淡我们之间的亲切感，不过这会儿我在她（还有黑姆）面前有一种智力上的自卑感，所以我的笑容里带有几分苦涩。

我知道她喜欢喝浓咖啡，便要去张罗。尹雪忙推我坐下，自己过去煮。过去我们在一块相处时，这类杂事都是她干的，她仍改不了这个习惯。我没有客气，静坐在沙发上，看着她的背影。等她把咖啡端来，我问：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尹雪似嗔似怒地说：“患单相思的女人常有猎狗般的嗅觉。”

我没有料到尹雪的第一句回答竟是这样，她似乎毫不在意屋角的黑姆。我看看黑姆，他的眼中正喷射着嫉恨的怒火。尹雪呷了几口咖啡，忽然问道：“这位黑姆先生是来通知你获奖的消息？”

我和黑姆茫然对视，我摇摇头说：“不，我不知道。”

尹雪笑了：“我总算赶上第一个来报喜。给赏钱吧，状元公。”

我如堕五里雾中，微责道：“你还是这样调皮。”

尹雪的眼圈红了，她柔声说：“司马，是你盼望已久的消息，也是你应得的荣誉。你已经得到本届诺贝尔生物奖了！”

我的心口被猛戳一刀。十年前这曾是我的梦，但现在我知道这只不过是一个残酷的玩笑。我不愿责备尹雪，只是声音喑哑的说：

“尹雪……”

尹雪急急打断了我的话：“你先别急，听我慢慢告诉你。”

她平息了自己的激动，慢慢地说：“十年前你车祸受伤，造成智力衰退，黯然离开了生物研究所。我难过地收拾了你留下的资料，在一本笔记本的末页，发现了一页莫名其妙的公式。字迹很草。我问过不少专家，谁也不知道公式的含义。”她抬起头看看我，强调道；“送你离开时

我问过你本人，可惜你的脑力尚未恢复，你只模糊记得这公式似乎与DNA的双螺旋结构有关，是你一时灵感勃发时写下的。这些情况你还记得吗？”

我黯然摇头。她说：

“别人可能以为你是伤后胡言，我却坚定地相信你的话。我为它花了整整五年时间，终于破译了这个公式。原来它是人类DNA结构中30亿个核甙酸的统一数学表达式，就像元素周期表揭示了元素内部的联系。当然，这个公式当时还不完善，我又花了三年时间去充实和验证，得到完美的结论。研究成果已发表在《生物学报》上了，署名是司马平和尹雪。”

她目光殷殷地看着我，补充道：“是两年前发表的，在学术界引起轰动。文章发表后我就到处找你，这两年找得我好苦啊。”她神情悲凄地说。

天外飞来的“横福”使我头晕目眩。对这个梦想我早已绝望了，那种啮人心肺的痛苦已经麻木了，谁想到会有这种戏剧性的转折？

不过，这个公式我实在记不得了，我犹豫地说：“尹雪，我对你说的公式没有一点印象……”

尹雪急急打断我的话：“司马，难道你对自己十年前的才华还有怀疑？”她的眼圈又红了，“如果不是那场该死的车祸，你肯定还是生物学界的翘楚，这个荣誉本来就是你的，连我也是受你之惠。”

看来黑姆没有料到这样的消息，他恼怒地关上梦幻机箱子，目光阴森地看着我，不过他的美杜莎目光并不能使我变成石头。我快意顿生，感激地说：

“谢谢你，小白鸽，谢谢你带来的好消息。那篇文章……你带来了

吗？”我犹犹豫豫地说；“也许看一遍，我会回忆起什么。”

尹雪放下咖啡，笑着起身挽住我的臂膀：

“以后有的是时间，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赶到斯德哥尔摩去领奖，时间已很紧迫了。快通知夫人，准备行装吧。”

带上洗漱用具，在电话上通知了妻子，尹雪喜气洋洋地挽着我走到门口。好一阵子黑姆被我们遗忘了。这时我看到他在得意而鄙夷地笑着，这加重了我的不安。他不该是这样表情的，他应该是嫉妒或者仇恨。这里究竟有什么蹊跷？

脑袋发木，不想它了，我不愿撕破一场好梦……

黑姆得意地笑着，把电脑B向思维在“名利”档上调至最强，鄙夷地看着电脑屏幕中显示出来的司马平。这个道貌岸然的君子，为了圆他的名利梦，急不可待地准备去冒领那个子虚乌有的诺贝尔奖啦，哈哈！

电脑中的控制电平忽然猛一抖动，这表示梦幻机中的思维偏离了刚才的思维定势，司马平的A向思维楔了进来。难道他产生了怀疑？黑姆猛然悟到，自己有些得意忘形了，梦幻中的黑姆不该是鄙夷而得意的表情。

他赶忙作了调整，但是不行！控制电平越来越向A区域倾斜。司马平的A向思维像一串串水泡，骨突突地冒出来，越来越猛烈！

（A向思维）

黑姆的表情忽然变了，变得嫉恨又无奈。对，这应该是他此时应有的表情。

但一串串怀疑的水泡一经冒出，便不可遏制。这个公式是我的创造？还是未忘旧情的尹雪对我的怜悯？

一只小白鼠。

一只小白鼠陡然切入我的思维，毫无逻辑关联。我拚命想抓住它，小白鼠却畏缩着悄悄滑出我的思维圈。

但我头脑里随之闪过一道白光，使我惊醒。这是我吗？是那个虽然才智萎缩但仍以人品自负的司马平吗？在没有把真相弄清楚之前就去领奖，这不啻是科学剽窃，而这正是我深恶痛绝的秽行。

我的思维逐渐坚定，我柔声道："尹雪，能让我先看看那个公式吗？"

尹雪犹豫着，知道我的决定不可更改，遂即不情愿地从女式挎包里取出一份《生物学报》。我接过来，翻到那篇文章，贪婪地看着。不，我不能理解，我甚至连公式中的拉丁文单词都记不全了。我悲伤地说：

"尹雪，我看不懂。"

尹雪的泪水夺眶而出，迅速扭头擦去泪水。

我柔声说："尹雪，这公式我毫无印象，你恐怕记错了。"尹雪急欲辩解，我抢先一步坚定地说："即使是我写的，现在我也不能为一个看也看不懂的公式去领奖。"

尹雪绝望地跌坐在沙发上，把咖啡也打翻了。她赶忙扶起杯子，抬头看见黑姆得意地笑着，尹雪突然发作道：

"黑姆先生是否可以回避一下？我想和司马平单独谈一下。"

黑姆悻悻地站起来，拎起皮箱，摔上门走了。

我们久久对望，沉默无言，我低声说："尹雪，不管怎样，我感谢你的情义。"

尹雪伤感地看着我，断然说："司马，我告诉你实情吧，不错，这个公式是我提出的，是我八年的心血。我为什么能做出这点成绩？那是因为我有幸遇见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导师，他教会我如何明快地思维，敏锐地发现，更不用说他的高尚人格对我的鼓舞了。如果不是命运的捉弄，本该是他摘取这个桂冠的，我这样作只是为了报答。"她恳求地仰视着我，说："司马，答应我吧，让我有机会多少偿还一点宿债。这件事决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

这句话深深地伤了我的心，这不该是尹雪的话。但我还未作出反应，一浪强劲的念头就楔进我的思维：

"别犯傻了，快答应吧，你甚至不必点头，只要默认，就能得到别人梦寐难求的荣誉。你是否怕一旦败露后会身败名裂？"冥冥中有一个冷嘲的声音。"这种高尚是名人才配有的奢侈。你现在还有什么名声值得珍惜？"

我犹豫地说："尹雪……"

尹雪急迫地说："司马，这个成果我已经以两人的名义发表了，诺贝尔奖也已敲定，你若不答应，叫我如何自圆其说？你难道愿意我身败名裂？"

又一排强劲的浪头把我埋进去："快答应吧，这不是为了你自己，是为了尹雪，你可以心安理得了。哈哈！"

我吁了一口气，看来只好如此了。

一只小白鼠！

又一只小白鼠毫无逻辑地出现在我头脑里，它目光痴迷，前足不停地按着一个电键。它是谁？是从哪儿来的？我努力想抓住它，但它又缓缓地滑出我的思维圈，堕入无边的黑暗。

但我头脑中的雾瘴却奇怪地随之消散，尹雪清晰地凸现在我的面前，星目含怨，以手托腮，痴痴地看着我。我为刚才一刹那的念头出了一身冷汗。

我伤心地长叹一声，嗄声道："尹雪，你是不是记得，十年前生物研究所里有一双'美杜莎'的目光，它能使良心有愧的人变成僵尸。可是你我从没有惧怕过。现在我不知道咱们是否敢正视他地目光。我很羞愧，难道时间已经锈蚀了你我的人格？"

尹雪羞愧地低下头。忽然我脑海中亮光一闪——那些想法应该是黑姆强加给我的！刚才我似乎听到了熟悉的奸笑声！……

黑姆神情沮丧，急忙按下暂停键。这个鬼司马平！他简直怀疑司马平的智力并未受损。要知道，已经有不少人试过魔幻机了，几乎所有的人都在B向思维里沉沦，疯狂地追求梦幻机带给他们的各种快感。在梦幻机里能顽强地保持自己思维定势的人，他几乎没见过！

黑姆已经无计可施了，刚才他已把B向思维调至最强，但司马平的A向思维更胜一筹。他无法制服它。

他像一个输急了的赌徒，看看躺在转椅上仍处于梦幻状态的司马平，又看看梦幻机，忽然一咬牙，把B向思维调至"性欲"档。

他本不愿出此下策，因为甚至在梦幻机剥露出司马平的本来法相之前，就已经先抖露出自己的卑鄙，这么一来还有什么胜利的快感？

不过他总不甘心。他狞笑着，把控制电平逐渐加强。

（A向思维）

我和尹雪度过了那场危机，慢慢平静下来。

诺贝尔奖的诱惑已经如一片浮云般飘散、淡化、消失。

我们隔着茶几安静地坐着，几乎忘了刚才的谈话，尹雪神情凄惋，凝思无语。我怜爱地看着她倩美的侧影，思绪又回到十年前。那时，尹雪是生物研究所的快乐天使，她聪明漂亮，心地纯洁，性情活泼宜人，大家尤其是年轻的同事们都乐于同她交往。我们两个同室工作，我常常搁下笔出神地看她的侧影，秀美的鼻梁，玲珑的耳垂，乌云蓬松处露出凝脂般的皮肤……那是一种极为纯洁的美，像晶莹的山泉，能净化人的心灵。

有一天，我正伏案工作，忽然嗅到一股发香。尹雪像往常一样，笑微微地俯身向我，她是来问我一个问题。我抬起目光时，无意中看到她的领口，开得很低，薄如蝉翼的乳罩下分明是两颗嫣红的蓓蕾……那时我的目光忽然迷乱了，尹雪显然注意到了我的窘迫，羞怯地笑笑，用手向上扯扯领口。

这一波涟漪搅乱了我们的平静。此后我俩单独相对时，总有几分不自然。我常常喘息着抑制自己拥抱她的欲念。

我那时已经成婚。我和尹雪都为自己套上道德的枷锁。

我总觉得，尹雪实际也在情欲里煎熬。只要我张开双臂，她会一言不发地扑过来。整整一个月时间，我们一直在这种欲念里挣扎。

后来是……一只小白鼠（为什么是一只小白鼠？我苦苦思索着）。是这只小白鼠帮助我们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B向思维）

但今晚我再也不能保持这种平静了。

在柔和的灯光下，她的身影亭亭玉立，肩臂浑圆，乳峰高耸，浑身洋溢着成熟的性感。我贪婪地看着，体内燃烧着一团狂暴的火。她也用火辣辣的目光盯着我，颈脉索索跳动。

壁钟滴答作响。尹雪忽然起身，挥手道："司马，把那件事忘掉吧！今晚陪我出去散散心，好吗？"

我颔首应充，出门乘上尹雪的白色"风神"车。汽车并没有在灯光辉煌的夜总会停下，而是风驰电掣地奔向郊外，开往海滨方向。

暮色苍茫。一钩新月斜挂在天边。车窗大开着，强劲的风呼呼地鼓进车内，尹雪的长发在身后疯狂地飞舞。我在风声中喘息着问：

"尹雪，你不是把我们往鬼门关送吧。"

尹雪不答话，她的头颅微向后仰，微笑着，两眼亮晶晶地，时时瞟我一眼。风神车开得飞快，一直开到海滨。

海滨浴场空无一人，显得空旷寂寥（为什么？在这个季节应该是人声鼎沸的，我怀疑地思索着）。一道道白浪哗哗地扑过来，又无声地退回去。细沙海滩平坦而柔软。尹雪象是换了一个人，她兴奋地尖叫着，很快脱光衣服，像一条美人鱼一样跃进大海。

她兴高采烈地在白浪中挥臂穿行，时而兴奋地尖叫。我在海边焦急地逡巡（为什么？我的水性绝不会比他差）。我大声呼喊：

"尹雪——快上来吧！"

风声中夹杂着她格格的笑声。海水渐渐淹没我的腰部。夜色渐沉。尹雪一直游到精疲力竭时才返回，我急忙用毛巾裹住她，在海水中跋涉着，扶她上岸。

我们紧紧靠在一起，听着对方剧烈的心跳。尹雪扬起头，两眼亮晶晶地看着我，湿漉漉的长发半遮住乳峰。她缓缓举起手臂，浴巾无声地滑落，她的裸体在月光下显得白晰诱人。忽然她用冰凉的双臂一下子攀住我的脖颈。

道德的堤防轰然溃决，我们狂热地吻着，在沙滩上滚来滚去。强烈的快感像潮水一样汹涌地扑过来，又哗哗地退回去，一浪高过一浪。奇怪的是，长时间的云雨之乐后丝毫不感到疲乏，在一波波快感退潮后，我们都贪婪地等待着下一波。

我狂吻着她的樱唇，喃喃地说："今天我才知道，打碎道德的桎梏原来这么容易。早知如此，我们在十年前就不该自苦自抑，不该荒废时光。"

尹雪没有答话，紧紧抱住我，又一阵汹涌的性快感把我淹没。

一只小白鼠！

小白鼠忽然射入我的脑海，似一道闪电把我的癫狂撕裂。

黑姆仇恨地盯着屏幕，尽管他知道屏幕上的尹雪是他手造的幻影（为了与司马平的A向思维相容，他创造幻影时不得不尽量贴近真实），但目睹这个"尹雪"与司马平疯狂地作爱，仍使他嫉妒得发狂。

不过他同时感到复仇的快意：哈哈，这个道貌岸然的司马平，我总算剥下你的庄严法衣了！

十几年来，黑姆一直痴恋着尹雪。但那个冷傲的姑娘对他，一个绝

世天才，竟然不屑一顾，这使他感到耻辱。他早就看出——什么事能瞒过他鹰隼一般的目光——尹雪在热恋着已婚的司马平，司马平实际也在暗恋着尹雪。不过，说句公道话，那时两人只囿于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从不越雷池一步。这使他们自我感觉良好，在林荫道上与黑姆劈面相遇时，总能保持那种坦然平静甚至略带怜悯的目光。

他恨极了这种目光，他恨那两人在道德上的优越感！

甚至在司马平悄然失踪后，尹雪仍把他当作圣人来崇拜，始终不肯移情。好，这就是圣人的原形，一个肉欲之徒而已！他在认真思索着，是不是把这盘录像拷下来，送给尹雪一份。

忽然控制电平又一阵猛抖！一只硕大的小白鼠突兀地占据屏幕，先是模糊虚浮，逐渐变得清晰，司马平的A向思维又开始高涨，越来越强劲，迅速占领思维波的全域。黑姆目瞪口呆，无计可施。真是莫名其妙，这个小白鼠是何方神圣？为什么它一出现总带来A向思维的反攻？莫非它是司马平冥冥中的保护神？

（A向思维）

一只小白鼠。

像往常一样，这只小白鼠闪现一下，便要滑出我的思维领域，但这次我敏锐地抓住了它。

小白鼠的形象逐渐清晰，它用前爪狂热地按动一个电键。这是几十年前生物学家作过的一个实验。我带尹雪读博士时，让她重复了一次。她很快教会小白鼠按动电键，每按一次，就有一道电脉冲刺激它的快感中枢，产生极强烈的快感，远远超过它的自然快感的阈值。小白鼠很快就耽迷于此，就像吸毒者耽迷于毒品一样。它不吃喝，不发情，只是不

间断地按电键，在一浪一浪的快感中喘息。

小白鼠很快就变得形销骨立。尹雪可怜它，中止了试验，把键盘拆除。可惜为时已晚。小白鼠下陷太深已不可救药。它拖着衰弱的身体，在笼内歪歪倒倒地来回奔跑，目光狂热地寻找键盘，对食物不屑一顾。

几天后，尹雪黯然捧着小白鼠的尸体来找我。

“可怜的小白鼠。”她歉疚地说，就像她是凶手。

我感叹地说：“这就是人和其它动物的区别，从本质上讲，动物的生存本能是表现在各种欲望上，像食欲、性欲、接触欲等。人类又发展了一些高级的精神欲望，像名利欲、权力欲、探索欲等。所有这些欲望都是生存的需要，但一旦失控，也会起反作用。人类和其它动物不同，可以用理智来约束自己的欲望。只要某种欲望不利于人类的生存，人类就会造出一种道德观来约束它。比如社会对乱伦、纵欲、吸毒的羞耻感就是一种强大的约束。”停停我补充道，“我说的是人类，并不是说每个人。人类中有不少渣滓在肉体欲望中沦丧，但人类的精英总能把握住精神之舵。”

我和尹雪富有深意地交换着目光，心照不宣。正是从这天起，我俩从暧昧的肉体欲望中跳出来，我们的心境又复归平静。

又一阵强烈的性快感汹涌扑来，把我淹没。我在巨浪中挣扎出来，悲伤地注视着那对疯狂的男女。他们呻吟着，翻滚着，尽情发泄着动物的原始欲望。那是我吗？那是尹雪吗？我是在暗恋着尹雪，我希望闻到她的发香，听到她的解颐快语，却从不敢这样亵渎她，即使在梦幻中。

梦幻！我忽然惊醒。这不是我，是黑姆强加给我的魔鬼欲望！我陡然觉得良心上一阵轻松。我开始和梦幻中的另一个我搏斗，竭力冲破思维上的禁制。

我在巨浪中挣扎，拉着尹雪努力冲向岸边，终于踩到坚实的土地。梦幻世界轰然倒塌，我的A向思维一泄千里……

梦幻机的控制电平发疯地抖动几次，“啪”地一声自动关机。黑姆脸色灰白，呆呆地看着转椅上的司马平。

司马平睁开眼睛，缓缓抬起头，前额上冷汗涔涔。他微微喘息着，神情疲倦，但两眼炯炯放光。他刚刚横渡了欲望之海，途中几乎沉沦。但谢天谢地，他最终还是战胜了。

他看见垂头丧气的黑姆，想唤他过来除下传感头盔——但是且慢！这会儿他脑海中如洪水溃堤，囚禁十年的才智喷薄而出，久已忘记的专业知识一下了全苏醒了，在他脑海中横冲直撞：抑制性中间神经元，Renshaw cell（润沼细胞），抑制性传递介质氨基丁酸，脑外伤引起的大脑功能自抑制……

他敏锐地分析了这种现象的原因：当A向思维和B向思维激烈冲突时，无意中撞开了因受伤造成的思维梗阻。他的才智已恢复了。

天哪，他快乐地呻吟着。

黑姆悻悻地走过来，为他取下传感头盔，不得不承认自己失败了。司马平的道德大厦的基础是这样坚实，他对各种诱惑竟有全功能的防疫力，这使他在失败的恼恨中也夹着佩服。

除下沉重的头盔，司马平一跃而起，笑吟吟地说：

“黑姆，谢谢你，你的梦幻机对我的道德观进行了一次实战检验。另外，我想它还医好了我的脑伤后遗症，我的智力已经恢复了。”他恳切地说，“梦幻机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只要用到正确的地方，它就会为人类造福。希望你珍惜它。”

他匆匆穿好外衣，对黑姆说：

“很抱歉，我要失陪了，得赶紧返回生物研究所，重操旧业。我已经耽误了十年时光，一分钟也不想再延误。你在这儿住几天吧，我会通知妻子回来款待你，好吗？”

黑姆皱着眉头，没有说话。司马平匆匆走出大门，清凉的夜风拂面而来，繁星满天，新月如钩。他长舒一口闷气，好啦，我又可以恢复完整的自我，又可以享受智力的自由和思维的乐趣了，他对此喜不自胜。

他正想叫一辆出租，恰好一辆白色的风神车刷地停在他面前，司机摇下车窗，探出身子，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是尹雪。奇怪的是，司马平并未感到意外，似乎这是梦幻世界的自然延续。那些令人面红耳热的镜头随之闪回，不过他的心旌仅摇荡一下就恢复平静。

尹雪仍是那样娇艳，浑身洋溢着成熟的美，一头长发散在白色披风上。司马平笑着走下台阶，低声说：“欢迎你。”

尹雪高兴地说：“司马，没想到吧。”

司马平笑问道：“你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我一直在尽力抹去自己的行迹。”

尹雪横他一眼，带着恨意嘲道：“对于一个高智商的科学家来说，这不比探索DNA的迷宫更难。何况一个饱受相思之苦的女人，常有猎狗般的嗅觉。上车吧，我有重要的消息要通知你。”

司马平略为沉吟后拉开车门，坐在尹雪后边，微笑道：“我也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

汽车飞驰而去，两道雪亮的灯光刺破黑暗。车窗大开着，尹雪的长发随风飞舞。她头颅微向后仰，目光清澈，扭头瞟司马平一眼，单手拉开挂包的拉链，取出一本杂志递给他。又为他打开顶灯：

“先看看这本杂志吧，我说的消息就在这上边。”

司马平好久没有说话。他把杂志放在膝上，两眼望着远方。尹雪奇怪地问：“你怎么不看？”

司马平嘴角挂着笑意说：“我正在猜书里的内容，想和你赌个东道。”

两人互相望着，忍不住大笑起来。尹雪踩足油门，风神车以200迈的时速向海滨方向驶去。

魔环

1999年8月20日晚7点

今天是8月20日。

十年来，每到这一天，凌子风的感情世界便有一次势头强劲的回潮。他会陷进那些折磨人的回忆、忏悔和自责中，欲逃不能。吃过晚饭，他开始穿外衣，穿衣时始终躲避着妻子的目光。妻子熟知他的痼习，从未指责过，但也绝不赞成。显然，一个女人不会喜欢同别人分享自己的丈夫，哪怕是死者，哪怕仅在回忆中。

田田发现爸爸想出门，立即笑嘻嘻地拦在门口。他刚刚在布达佩斯参加了“世界少年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拎回来一块金牌。这几天记者们一直堵着门采访，简直没时间同爸妈亲热。他提醒爸爸，你还欠我半个故事呢，就是那个“某人借助时间机器回到古代买了94枚戒指”的故事，非常有趣，昨天只讲了一半。这人真聪明，他每次都比上一次提前一个小时，向同一个人去买“尚未卖出”的同一枚戒指。“爸爸，要是我有了这个时间机器，就把我最爱吃的蛋卷冰淇淋吃它一百遍，每次只提前半分钟！”

爸爸心不在焉地摸摸他的脑袋，仍然要出门，妈妈不凉不酸地说：

“田田，放你爸走吧，他的心早就飞走啦。”看到丈夫脸上闪过的气怒，田茹干脆地说：“子风，我不想惹你生气，过去我从没有干涉过你。但你不能老是沉溺于过去，你能把这些回忆保持多久？一辈子？让我一年看一次哭丧脸？咱们得找个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她拉过田

田，“这事以后再说吧。田田，跟妈走，妈给你讲那个故事。”

机灵的田田看出了爸妈之间的龄龉，很乖巧地收回自己的要求：“爸爸，明天再给我讲吧，再见！”便跟着妈妈走了。田田是他们的希望，也是他们的骄傲。当他还在母腹中时，他们就施以音乐的胎教，两岁教识字，三岁教学棋，如今他才7岁，已学完了微积分课程。可以说，夫妇两人的生活重点是放在田田身上的：“我们这一代已经不行了，落伍了，要全力培养儿子，让他茁壮成长，应付21世纪高科技社会的挑战。”

而且，这个已经名闻遐迩的神童并不是一个冰冷的机器人，他童稚天趣，妙语解人，一向是爸妈的心尖宝贝儿。凌子风歉然同儿子告别后，走出房门。

1999年8月20日，晚10点40分。

黄鹤酒家的顾客已经开始退潮，凌子风独占一张靠窗的桌子，醉眼迷离地看着窗外。河水映着岸上和岛上的霓虹灯光，映着天上的星月，对岸的垂柳遮蔽着河湾。十年前，那个叫若男的妙龄女子就是在这儿遭遇不幸的，全是怪自己该死的疏忽。如果人生能重来一次……但那永远不可能了。

服务小姐笑眯眯地送来一瓶蓝带啤酒：“先生，你要的酒。”

凌子风摇摇头：“不，我没有要。”

身后一个人接口道：“小姐，你弄错了，是我要的酒。”

小姐连连道歉，把酒改送到那张桌上。凌子风扭回头向邻桌瞟了一眼，那是一名和他年龄相仿的男子，也在闷头独酌。他的衣着讲究，真

丝衬衣，鳄鱼皮鞋，手指上有两个沉甸甸的钻戒。但是很奇怪，他的表情中似乎有一种只可意会的“黑色”，使人感到强烈的压抑。他也在两道浓眉下打量着凌子风，随后笑笑，拎着自己的酒瓶过来：

“原谅我的冒昧，我想两个喝闷酒的男人也许有共同的话题。”

凌子风向他举举酒杯，表示认可他的加入。来人为他斟上一杯酒：“说吧，有什么苦恼，不妨向一个陌生的男人诉一诉，这是宣泄感情的好办法。”

凌子风苦笑道：“谢谢你。”陌生人正好说出了他的心声，他早就想找一个人宣泄自己的苦恼，沉默片刻后他说：“我听从你的建议。喏，就在那儿，就在河对岸，十年前，我同恋人柳若男来游泳，临走，我返回岛上去取遗忘的潜水镜，扭回头却发现若男失踪了！我发疯地游回来，喊叫、寻找，等到从水中捞出来，她已经没有救了。”他的眼眶红了，狠狠地灌下一杯酒说：“一个鲜活水灵的可爱姑娘啊，就这么转眼间就没了！我他妈去拿什么潜水镜！十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受内疚折磨。我常想，假如人生能重来一次……”

他的声音哽住了，为了不让对方看到自己的泪水，他低下头闷闷地喝酒。陌生人同情地看着他，低声说：“请不要过于悲伤，也许我可以帮你。”

凌子风沉溺于悲伤中，很久才明白了对方的话意：“你说什么？你能帮我什么？”

“帮助你重生一次。你不必奇怪，实际上我一直在寻找合适的人以传下一件宝物。你先看看它吧，否则你一定以为我在醉后胡言。”

他从腕上褪下一件东西，从桌面上推过来。

一只魔环。

它的大小相当于一只手镯，膨大处类似于手表的表面，色泽白中泛青，隐隐闪着异光，用手摸摸，光滑坚硬有如玉石，但重量极轻。表面处刻着几个汉字：时间来去器；同相入；异相入；返回。字迹歪歪扭扭，像是初学者的摹写。此外还有一些极小的奇形怪状的符号。

神秘的陌生人说："知道几年前陕西某县一次很轰动的发掘吗？在修缮著名的天福寺时，在佛塔下发现了唐朝的地宫。这件手镯就是在那儿出土的。手镯盒里还有一张发黄的丝纸的短柬，说这件宝物是一位仙人化胡为佛的至宝：'仙人凌风子自言亦中土人氏，仗此琢修行凡一千九百九十九年，方脱体飞升，知过去未来之事。仙师蝉蜕之日传此宝于余，余自知福薄不足以持此宝，乃藏诸地宫以待有缘。'你可能已经看出来，这是一件时间来去器，很可能来自于外星人－－表面上那些奇怪的符号至今无人能破译，还有人对它的材料做过光谱分析，发现其材料非常奇特，是地球上从未有过的。"他看见了凌子风的怀疑表情，便微笑道："这个故事太离奇，我也曾和你一样怀疑过。好在它的功能是很容易证实的，我们马上可以进行实验。"

凌子风在心里微微冷笑，他想此人编了这么动听的神话，一定是想把这个"宝物"卖一个大价钱，可惜我不是那么轻信的人。他说："当然，我很愿意相信。能否告诉我，这个宝物是如何传到你手里的？"

那人脸上掠过一道阴云，苦涩地说："没什么离奇的，就像你我今天之间的情形一样，是一个陌生人的无偿馈赠。他说我是第九个持宝者。至于这九个人得到魔环之后的经历，你就不必问了，其中都有不愿告诉他人的隐情。"

他的表情十分晦暗，凌子风不再追问，换了一个话题："它是如何使用的？"

"非常容易，先用按钮调到你想返回的时间，再按一下'异相入'钮即可。先生，我建议咱们一块去你想要返回的地方，来一次现场实验，如

何？”

两人从正阳桥上步行过去，20分钟后到达那个荒凉的河湾。我一定中邪了，凌子风想，我竟然相信这个离奇的神话。不过那个人的言谈中有一种特殊的味道，也许是他的表情中一直浸泡着晦暗和苦涩，他也从未去稍加掩饰。这不象是一个骗子的表情。

清彻的河水抚摸着岸边的细砂，月光下野草绿得十分柔和。虫声暂停片刻又复唧唧。他想到十年前那个夜晚，泪水不由盈眶欲出。陌生人同情地看着他，轻声说：

“可以开始了。现在是1999年8月20日晚上11点01分，请问那位姑娘遭遇不幸的时间？”

“1989年10月15日，晚上10点20分。”

“准确吗？”

凌子风苦笑道：“我绝不会记错的。”

陌生人飞快地调好时间，屏幕上打出“10 －15/1989 22：20”。“喏，就是这样调整。我冒昧地建议，你第一次返回时，让我陪你一块去，我可以帮你熟悉机器的使用方法，应付一些不测事件，好吗？那么，我要揿下‘异相入’按钮了。”

凌子风微嘲地看着陌生人一本正经地点下那个按钮，好，我在等着你说的神话实现。他忽然吃惊地感到，眼前的景物一阵抖动。

1989年10月15日，晚上10点20分。

抖动的景物很快复原，他惊疑地看着陌生人，等着他的下一步动

作。陌生人平静地说：

“已经到了，请你看看，是否到了你想去的时间。”

这时凌子风才注意到，眼前的景色变了。或者说，景色变得虚浮了。河岸上的树木和野草似乎是实影和虚影的迭加，暮色已重，河面上映射着星月和对岸的灯光。水中没有人，但岸上放着一堆衣服，有男人的长裤，也有女人的艳色衣裙。远处扬起白色的火花，两个人影从暮色中钻出来，已经能看见前边是一位姑娘，穿着米黄色的游泳衣，腋下套着红色的游泳圈，一位小伙子在后边推着她，一边用单手划水。人影越来越近，可以看到两人谈笑风生－－却听不到声音，就像在看一场无声电影。

忽然，凌子风如遭雷殛，崩紧了全身的肌肉，死死地盯着两人，他已经辨认出，那正是25岁的自己和恋人若男。两人游到浅水处，站定，笑着拥抱接吻。救生圈横在两人中间，十分碍事，若男随手取下来，扔到身后，然后又是一阵热吻。“那个”凌子风把女友抱起来，放到岸上。两人交谈几句，他拍拍脑袋，返身向小岛游去，一串水花渐渐隐入水中。

虽然他看到的是另一个凌子风，是25岁的凌子风，但35岁的凌子风清清楚楚地知道，那人是去取遗忘在岛上的潜水镜，这正是悲剧的开端，他应该赶紧去把那个糊涂虫拉回来！但他好像在恶梦中被魇住了，恐惧地盯着这一切，却说不出话。

他们现在的位置离若男只有十米左右，但若男似乎视而不见，她脸上挂着甜蜜的微笑，哼着歌子，旁若无人地脱下泳衣，用毛巾擦拭身体。在若男去世前，两人的恋爱一直保持在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阶段，他从没有见过若男的裸体。所以这会儿他不由垂下目光。他看见陌生人也从那儿收回目光，忧郁地望着自己。

若男忽然看见红色的游泳圈正向下游漂走，她未加考虑，立即跳下水去追赶。直到这时，凌子风才从梦魇中惊醒，撕心裂肺地叫一声：

“不要下去！”

便和衣跳入水中。但若男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仍自顾小心翼翼地追赶救生圈。她忽然脚下一滑，身子倾斜着，眼看就要没入水中。

凌子风已经赶到她的身边，立即扑过去，用力抱着她的身体……若男的躯体象一团光雾，轻飘飘地穿过他的拥抱，他用力过猛，跌入水中，激得水花四溅。

这儿是一个洄水潭，深度已经没顶。他在水中慌忙扒起来，转身，看到若男的头发和手臂尚在水面上，他急忙扑过去……又是一场空。

水面上两只手臂在拼命摆动，随之下沉；又挣扎出来，又下沉。凌子风发疯地嘶声喊道：

“若男！若男！”

手臂已经消失，只余下长发在水面上又飘浮了一会儿，然后缓缓沉下去。凌子风在这片水域疯狂地寻找，游过来，窜过去，用手摸，用脚踢，除了能真切感到水的阻力外，什么也摸不到。他大口喘息着，惶然四顾，见最后一串水泡从不远处冒出来，他再次扑过去，还是一团空。

他真正疯狂了，两眼血红，血液上冲，太阳穴似乎要炸裂。他不能眼睁睁看着恋人在眼前死去，看着她“再一次”死去。他声音嘶哑地哭喊着，狂乱地寻找着。抬头看见陌生人仍留在岸边，怜悯地看着他，他不由暴怒地喊：

“你这个混蛋，你这只冷血动物！快下来帮我呀，若男马上要被淹死了！”

陌生人跳下水，捉住他的双手，怜悯地说：“不必寻找了，那是徒劳的。你看到的景物有虚有实，虚景与我们不同相。不信的话，你看看水面，你仔细看看。”凌子风低头看看水面，发现真实的水面上似乎漂浮着一层若有若无的河水，陌生人用手从这层水中舀水，但手中却是空的。他说：

“看见了吗？眼前的景象是两个异相世界的迭加，我们只能感受到下面的真实河水，上面一层是空的－－据此判断，这条河的水面比十年前降低了。你再看岸上的树，那棵大树中是否有一棵小树的幻影？那是这棵树十年前的影象，你只能看到却摸不到……喂，那个凌子风已经返回了。”

“那个”凌子风从岛上返回，发现了若男的失踪，他发疯般游过来，哭喊着寻找，在这个荒凉的河湾里再次上演了刚才那一幕悲剧。有时，这个疯狂的男人就在他们的身体里穿过，但双方都丝毫没有感觉。35岁的凌子风现在成了观众，绝望地看着舞台上的自己。观众的痛苦与角色的痛苦丝丝入扣，他禁不住热泪双流。

20分钟后，那个凌子风终于从水中捞到若男的身体，抱着她跌跌撞撞地涉水上岸，把她平放在草地上，开始施行急救。真实的凌子风不由也想扑过去帮助，但陌生人拉住他，摇摇头说：“没有用的。”

那个凌子风哭着，唤着，几乎完全失音了。他一刻不停地按着若男的胸膛，伏在她口唇上度气。真实的凌子风走过去，也蹲在若男的身体前，他的热泪穿过两人的身体，滴湿了若男身下的土地。他清楚那个无可逃避的结局。

远处有人听见呼救声跑了过来，是一个45岁左右的男人。他试试若男的鼻息，趴下听听她的心脏，又翻开眼皮看看瞳孔，然后摇摇头，把近乎癫狂的凌子风硬拉到一边，从地上捡起衣服盖住若男的裸体。

35岁的凌子风不忍再看下去，他猛然揪住陌生人的胸口，愤恨地说："你为什么要带我回到这儿？既然我对眼前这一切完全无能为力，你带我回来干什么？"

陌生人温和地说："先生，请冷静，请冷静一点儿。"他掰开凌子风的手，迟疑地说，"这并不是魔环的全部魔力，你也可以进入十年前的相世界，虽然……"

凌子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说什么？我也能和他们同相？能把若男从水中救出来？"

陌生人肯定地说："能，只要刚才你按动的是另外那个'同相入'按钮，你就能进入十年前的相。你会和25岁的凌子风合而为一，但仍保持着35岁的记忆。因此，你肯定来得及把若男救出来……"

凌子风喜极而泣："真的吗？真的能救活她？"他迫不及待地说，"那咱们还等什么？快带我进入吧，我会永生永世感激你！"

河滩上又来了几个人，他们无声地安慰着凌子风。有人找来一副担架，他们抬上若男的遗体走了，那个凌子风泪流满面，神情痴呆，踉踉跄跄地跟在后边。陌生人说："你不要着急，咱们先返回吧。"他按下返回键。

1999年8月20日晚11点02分

眼前的众人立即消失，景物依旧，但不再有虚浮感，就像摄影镜头突然调准了焦距。陌生人接着刚才的话说：

"在实施'同相入'之前，我必须把该说的话说完，否则对你是不公平的。要知道，对于一般人，对于正常的人生，无论是幸福还是不幸，属

于他只有一次。在它们来临前，你尽可以努力去追求它或者是躲避它，你的努力也能够影响你自己的人生进程。但一旦成为既成事实，它就是宿命的，不可选择的。用量子力学的术语，就是‘你所处的环境已发生了不可逆的坍缩’。不过，一旦你持有魔环，有了对‘过去’重新选择的机会，一旦可以随心所欲地挑选‘已失去的’幸福，逃避‘已降临的’不幸，那就会造成新的错失和迷乱，很可能你并不能得到幸福，甚至陷入新的痛苦。”他苦笑道，“我并不是一个哲人，这些道理只是我持有魔环之后的人生总结。据我所知，已经有幸持有魔环的其它八个人，其经历都是很痛苦的。所以，在按下‘同相入’按钮之前，希望你慎重考虑一下。”

凌子风坚决地说：“我毋须考虑，只要能救得若男的生命，即使堕入十八层地狱也无怨无悔！”

陌生人苦笑着摇摇头：“好吧。其实，我知道劝不转你的，就同上一个传宝者劝不转我一样。你也只有经历了一次‘坍缩’之后才能觉悟。在你实施‘同相入’时，我就不能陪伴你了，何时你有疑难，只需按下返回键即可。我一定仍在这河边等你－－因为返回的时间不会计入现在的真实时间，所以，即使你在‘过去’徜徉十年二十年，等你一按返回键，你仍会准确地在此时此地出现。先生，在使用方法上还有什么疑问吗？”

“没有了。”

“还有一点，当你决定放弃这具魔环的所有权时，必须为它找一个新的持有者，就像我找到你一样。这是那封短柬上的要求。”

“好，我一定做到。”

陌生人把魔环的返回时间调定到1989年10月15日，晚10点23分，递给凌子风说：“戴上它，你可以按下同相入按钮了。”

凌子风戴上魔环，虽然他对自己的决定毫不犹豫，但陌生人的话使他免不了心中忐忑，他凄然笑道：“还没有告诉你我的名字，我叫凌子风，凌云的凌，儿子的子，风雨的风，住在本市卧龙路。如果我回不来，烦请你通知我的妻子。”

陌生人摇摇头说：“不，你一定能回来的，这具魔环绝对可靠，我所说的‘痛苦经历’不包括这方面的内容。你记住现在的时间：1999年8月20日晚11点02分，我会在此时此地等你。”

凌子风留恋地望望四周，然后决然按下“同相入”按钮。

1989年10月15日，晚10点23分 同相入

他看见那个凌子风在与若男拥抱接吻。眼前景象摇荡一会儿，复归平静。那个凌子风已经消失——实际上是他消失了，他已与25岁的凌子风合而为一，但仍保持着35岁的记忆。

现在，若男的身体在他的拥抱中已经有了重量，他能感觉到她光滑的脊背，饱满的胸脯，能听到她砰砰的心跳。周围的景物清晰实在，不再像上次返回时那样虚浮和重影。若男推开他，羞涩地说：

“我要换衣服了，你不许看。”

他笑道：“我决不偷看。唷，潜水镜忘到岛上了，我这就去取。在回来前你一定能换好衣服的。”

他转身跳入水中，向岛上游去，转眼间游过了50多米。忽然35岁的意识浮出脑海：你不能去，你怎么这样糊涂？你这一去就会铸成终生大错！他浑身一激凌，猝然回头，看见若男正在水中追赶那只游泳圈。他失声惊呼：

“若男，快回来！”

若男侧过头看看他，未及答话，忽然脚下一滑，陷到深水中。凌子风立即用尽全身力气飞速游回去，两臂像风车一样抡动，打得水花四溅。他的心被恐惧撕咬着，担心自己改变不了“已经发生”的事，担心这幕悲剧仍像上次那样从容不迫地演下去，不管观众如何摧心碎胆……但这次他不再是那个毫无参与机会的观众了，等他赶到，若男仍在水中挣扎，他急忙架住若男的胳臂，把她送上岸。

若男脸色苍白，目光中透着惊惧。凌子风一下子搂住她放声大哭：“若男，我总算把你救活了啊，谢天谢地！”

他的热泪象开闸的河水，汹汹地往外淌，浇在若男赤裸的双肩上。若男忽然悟到自己还是裸体，她脸庞发烧，忙推开恋人，羞涩地命令：“快扭过脸，我还没穿衣服呢。”

等她匆匆套上T恤衫和裙子，凌子风仍低着头蹲在地上，肩膀猛烈地抽动，热泪仍汹涌奔流。若男很为他的这份真情感动，屈腿偎在他身边，搂着他的双肩，温柔地擦去泪水，低声劝道：

“值得这样么？好像我真的淹死了！其实，你不来，我也能挣扎出来的！”她好强地说。

凌子风抓住她的双手，哽咽着说：“我总算把你救出来了，十年来这件事一直没日没夜地折磨着我，现在我总算补救过来了！”

若男惊讶地看着他，用手在他面前挥动，看他是不是在白日作梦。她嗔道；“你在胡说些什么呀，莫非你神经错乱了？”

凌子风仍在猛烈地啜泣着，没有回答。他怎么回答？说站在若男面前的是从十年后返回的另一个凌子风？诉说自己十年来的自责和内疚？诉说自己不久前还绝望地又一次目睹了她的死亡？

若男也觉察到，这个男人的痛苦十分深重，十分阴暗，这条粗大的痛苦之蟒是从那人的心灵深处爬出来的，紧紧地箍着他，使他无处逃避。这都是因为那场仅仅三分钟的虚惊。若男又一次被感动了，她乖巧地偎在恋人怀里，温声说：

“不要难过了，我不是好好的嘛。穿上衣服吧，时候不早了。”

凌子风转过身，默默穿上衣服，这具25岁的躯体稍微瘦削一点儿，不过肌肉比十年后较为强健。他把救生圈放了气，掮在肩上，低声说：“走吧。”

若男没有动，她在月色中定定地看着恋人，忽然大笑着纵体入怀：“子风，今天我才知道你是多么看重我。”她笑着宣布，“对你的考查期已经结束，我决定了，要嫁给你！”

她看到凌子风忽然又热泪滚滚，神情十分惨淡，便奇怪地问：“怎么了？你今天怎么变成眼泪包了？”

凌子风擦干泪，勉强笑道：“我也不知道，今天就像一个爱哭的娘们。”

若男，请原谅，我们就要分手了，我在自己的人生大文章中涂改了“一句”，弥补了我一生中最大的抱憾。但我不可能涂改整篇文章，那边的田茹和小田田已经和我的生活不可分割了。凌子风强抑悲酸，笑着，闲聊着，把若男送回家门口。

若男和她吻别后，仍恋恋不舍地望着他。今天的小小灾祸让她窥见恋人的炽热情意，窥见恋人对她的珍视。她一定要与凌子风白头偕老。她忽然面孔红红地邀请：“今晚愿意留在我这儿吗？我有钥匙，爸妈不会知道的。”

凌子风有点手足无措，若男的目光就像火炭一样，烫得他低头躲

避。他迟疑地说："若男，我真想……可是不行，我要走了。"

他逃也似地转身走了。若男盯着他的背影，虽然不舍得，更多的是感动。他真是一个又至情又至诚的君子，和他在一起，这一生肯定是幸福的。等若男开门进去，躲在阴影里的凌子风立即按下返回键。

1999年8月20日晚11点03分

空间一阵抖动，他现身在陌生人面前，手表指着11点03分，仍是他离去的时间。陌生人探询地问："你的那位恋人救出来了？"

凌子风点点头，面上却了无喜色。停了很久他才说："我救了她，又必须和她分手。我不能抛弃'真实世界'中的妻儿。"

陌生人没有说话，非常理解非常同情地看着他。过了一会儿，陌生人说："那么，如果你愿意留下魔环，我就要告辞了。请记住我对你的要求。"

凌子风急急地说；"请稍等……真实生活中我是在若男去世三年后结婚的，我想再到那个时刻看看，我仍然有点放心不下，好吗？"

陌生人同情地说："好吧，我可以再陪你一会儿。请你调整时间吧。"

1991年12月8日，晚12点，同相入。

闹新房的人总算都走了，子风关上房门，把田茹揽入怀中。烛光映红了她的面庞，她幸福地微笑着，子风也是满腔喜悦。

时间是最好的治疗剂。他和若男分手后，那长久的、刀割一般的痛苦，在三年后总算基本治愈了，可以和田茹共结连理了。

他知道若男至今仍是独身——当然是为了他，这使他十分内疚。但他没有别的办法。因为在人生大文章的“原文”中，他是和田茹绑在一起的，怀中这个娇小的女人会疼他爱他，为他生一个非常聪明的儿子，也会为他对若男的思念吃一点干醋……他不能逃避自己的责任。

田茹已经疲惫不堪，但被喜悦之火燃烧着，仍然不思入睡。她偎在子风怀里，时时抬起头吻吻他：“子风，你睡着了吗？”

“嗯，睡着了。”

田茹咴咴笑着：“睡着了，是不是在说梦话？”

“嗯，是在说梦话。”

田茹两眼发亮地看着天花板，很久又冒出一句：“子风，你会爱我一辈子吗？”

“当然。”

“可是我总怕你会半路上抛下我，还有咱们的儿女。”

“是儿子。”

“儿子？你就这样肯定？”

“当然肯定。田茹，别说傻话了，咱们一定会白头到老的。睡吧。”

田茹真的入睡了，凌子风却难以入眠。他选择这个时间返回，并不是为了证实自己同田茹的婚姻——那是无须怀疑的——而是想知道若男的命运。他等田茹睡熟，轻轻下床，想去客厅打电话。就在这时，电话

丁铃铃地响起来，在静夜里显得十分响亮。他急忙拿起话筒，轻声说：

“喂，哪一位？”

对方平静地说：“是我，柳若男。没打扰你们的休息吧，我只想祝福一声，祝你们夫妻恩爱，白头偕老。”

凌子风愣住了，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田茹睡意浓浓的睁开眼，立即以女人的敏感猜到对方是谁。她从丈夫手里接过电话，问：“是若男姐姐吗？”

“是我，田茹妹妹，祝你们幸福。”

田茹真挚地说：“若男姐姐，我知道你与子风的那段感情，这不会妨碍我们成为好朋友。明天请你来家玩，好吗？”

“谢谢，我明天要出远门，等回来再说吧。再见。”

对方挂了电话，田茹仍拿着话筒发愣。若男的声音太平静了，是那种超越生死的平静。一分钟后，田茹忽然震惊地喊道：“子风，若男姐怕是要寻短见！”

几乎同时，凌子风也凭直觉猜到了这一点。田茹急急地说：“子风，我们打电话再探探她的口气，行不行？她的号码？”

凌子风在急切中竟然记不起来了，自从两年前和田茹结识，他便有意无意把那个电话号码放在脑后——但他没想到自己竟然能忘记！他苦笑着，从西服口袋里掏出记事薄，查出那个极为熟悉的号码。

他们一遍又一遍地拔着号，没人接。五分钟后，凌子风下了决心：“看来，我不得不去一趟了。茹，请原谅，新婚之夜我还要……”

田茹打断他的话：“不说这些了，我和你一块儿去！”

已经是凌晨一点，他们在街口的寒风中等了十分钟，急得直跺脚，才看到一辆出租从街角拐过来，两人立即跳到路中间拦住车：“师傅，去育水河边！”

出租车司机是一个瘦小的中年人，他怀疑地看看两人，委婉地说：“出租车夜里不出城，请原谅。”

凌子风一把拽住司机的胳臂，央求道：“求你去一趟，我们是去救人，有一个女人要在那儿自杀！”

田茹也眼泪汪汪地求告：“司机大叔，求你啦！”

司机看两人不像是坏人，一咬牙说：“好吧，上车！”

夏利车飞快地开到育水河边，在正阳桥上过河，停在那个荒凉的河湾。接电话后，凌子风凭本能立即猜到，若男若是寻短见，一定会来这个地方，来到这个回荡着恋人情意的河湾。但河边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动静。河水静静地流淌，闪烁着星月之光，狗尾草在秋风中摇摆着。虫声暂停片刻后，又复唧唧如织。司机不愿在这儿多停，催促道：“没事吧，没事就走。”

两人仍不死心，沿着岸边苦苦寻觅着蛛丝马迹。田茹眼尖，忽然喊道：“子风，衣服！你看那是一堆衣服！”

岸边果然有一堆衣服，凌子风一眼就看出，这正是那晚若男穿的。衣服整整齐齐叠放在那儿，下面是蛋青色的风衣，然后是裙子和T恤，最上面是玫瑰红的内衣和红色的游泳衣。这些整整齐齐的衣服无言地诉说着若男的决心，她跳入河水时一定是心如死灰。凌子风欲哭无泪，目光发狂地盯着已经复归平静的河水。好心的司机十分着急，可惜他不会水，便着急地催促凌子风：

“还等什么？你也不会水吗？车上有绳子，我拉着你下去！”

凌子风苦涩地摇摇头，他知道已经晚了，即使跳下去捞出若男，肯定已是面色青紫的尸体。他会哭着施行急救，却终无回天之力。四年前的那个场景浮现在眼前，与真实交叉搅和，几乎分不清哪是彼哪是此，哪是真哪是幻。在这一瞬间，凌子风果断地做出决定，他把田茹紧紧搂到怀中，像大哥哥似地吻吻她的额头，深情地说：

“田茹，再见！”

便抬起手臂按下返回钮。在片刻的虚空摇曳中，还听见田茹在尖声叫喊：“子风！你到哪儿去了？子风！”

1999年8月20日，晚11点04分。

晚风习习，河滩上绿草如茵。凌子风低头躲避着陌生人的探询目光，低语道：

“我还要返回到十年前，我要和若男结婚，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她为我殉情。”他说得很急，似乎怕自己改变主意。“至于田茹，她和我结婚是在此后，如果我根本不在她的生活里出现，那她就不会有任何痛苦。我说的对吗？”

他哀求地等着陌生人的判决。陌生人迟疑地说：“从理论上说，你说的完全正确。只是……”

凌子风匆匆打断了他的话：“谢谢你，我要调整时间了。”他低下头，很快把时间调定到1989年10月15日晚10时24分，按下“同相入”钮。

1989年8月20日晚10时24分 同相入

若男感动地说：“今天我才知道，我在你心目中的份量是这样重。”她笑着宣布，“考验期到今天结束，我决定了，要嫁给你！”

凌子风默默地为她披上风衣，没有说话。若男不解地望着他，佯怒道：“怎么啦？听到我的决定，你好像一点也不高兴。”

凌子风把她搂到怀里：“哪能不高兴呢，我当然高兴。”

我真的高兴。从此我可以和你在一起，像平常人那样生活。我不会为“另一篇”文章中某个女人的命运而自责，我不再能预知儿女的性别，也会像别人那样揣测、期盼，在产房外焦急地等待结果……他再次说：

“我真的很高兴。我相信咱们一定会和和美美过一辈子，等咱们满头白发，你会瘪着没牙的嘴巴说：老头子呀，这辈子你娶了我，后悔不后悔？”

若男立即压着嗓子，学着凌子风的粗嗓音说：“老婆子呀，你哪，嫁给我后悔不后悔？”

两人都笑了，但若男的笑声是透明的，纯真的，凌子风的笑声却透着几许苦涩。

20分钟后，凌子风把若男送到她的家门口，说：“再见，我要走了。出租车还在街口等着哩。”

若男恋恋不舍地抱着他，忽然面孔红红地邀请：“要不，你今晚留下来？我有钥匙，爸妈不会知道的。”她又补充道，“知道了也没关系，我对他们说，我明天就嫁给你！”

凌子风很感动，他回头打发走出租车，然后跟在若男后边，轻轻打开门锁，蹑手蹑脚地进屋。听见若男妈问一声：“男男回来了？厨房里有饭菜。”

若男急忙说：“妈，我不饿，我困了，这就去睡觉。”

关了卧室门，两人立即无声地笑着，拥作一团。他们和衣躺在床上，絮絮地低声说着古老的情话。慢慢地，若男的声音变得滞涩，浸透了睡意，终于歪过头睡着了。凌子风却全无睡意，他从若男颈下轻轻抽出胳臂，极轻地下床，赤脚走到窗前，遥望着深邃的苍穹。当他以35岁的意识去重复25岁的生活时，他不由想到，也许上帝是最痛苦的。他既然洞晓过去未来，那么，对一桩桩无法避免的惨祸或者是不幸，他一定怀着双倍的痛苦，因为在不幸到来之前他已经在“等待”……凌子风又想到那个叫田茹的女人。如果他自此“目不旁鹜”地走完“这一种”人生历程，那么田茹就是一个完全的陌生人，根本不会走进他的生活，因而她也不会对“失去”凌子风有任何感受。但是，凌子风仍然无法铲除一个顽固的念头：他想看看田茹的生活，看看她是否对这一切茫无所知，看看她是否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若男睡得很甜，很安心，她一定以为自己仍躺在恋人的怀抱中。在这种情形下为另一个女人担心，简直是对若男的背叛。但他还是横下心，把时间调到四年之后，即1993年12月8日晚9点，那是在“另一种”人生中他和田茹结婚的日子。然后按下“同相入”钮。

并没有通常那种虚空摇曳。若男仍在床上酣睡，偶尔呢喃一声。凌子风疑惑地看看表盘，上面打着一行奇怪的符号。忽然符号转换成英文，未等他识读，符号又转换成中文，字写得歪歪扭扭，就象是幼儿的涂鸦：

“调定时间无效，请检查输入指令。”

他想了想，改按了“异相入”钮。片刻之后，表盘上又打出：“调定时间无效，只余一次校核机会。”

他不敢再胡来，想了想，决定先返回到出发原点。他恋恋不舍地看

看若男－－当然，他很快就会返回这儿，他一定会返回这儿。但是，天地无情，谁知道会不会出什么意外？谁知道他与若男这一别是否将成永诀？他犹豫再三，才按下返回钮。

1999年8月20日晚11点03分

陌生人看到他从虚空中现身，这次他的神色比较平静，没有那些内疚、绝望和痛苦。陌生人放下心来，问道：

“请问，你这次……”

凌子风匆匆打断了他的问话，难为情地说：“请原谅我的纠缠不休，我只是想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想去看看田茹是否过得幸福。我只用看一眼就放心了，不会陷进去的。但我刚才打算进入1993年时，机器一直显示‘调定时间无效’，我只好返回来请教你。”

陌生人耐心地说：“怪我没有讲清。这个时间来去器只能回到‘过去’，再返回到‘现在’，而不能进入‘未来’。所以，如果你是在1999年得到它，你就只能在1999年之前漫游。1993年当然是‘过去’，但对1989年它又是‘未来’，所以不能从1989年直接进入1993年，必须先返回到真实时间再进入它。现在你就可以去那儿了。不过，你走前我想先和你告辞，你已经不需要我了，我该走了。”

“好吧，谢谢你，再见－－可是你怎么同我辞别？你说过，不管我在‘过去’呆了多久，等我返回时，仍是离开时的此时此刻。也就是说，你仍在我的面前。”

陌生人说：“对，所以请你等一下，等我离开这儿以后你再按那个按钮。”

凌子风本来就不愿放陌生人离开，他把这人当成他回到真实世界的保障。他立即笑着说："既然这样，请你再陪我一会儿吧，反正这又不会浪费你的时间，行不行？也许我再次返回时还要请教一两个问题呢。"

陌生人犹豫着，他急欲离开这具魔环，它给持有者留下的可不是什么甜蜜的回忆。但他无法摆脱凌子风的纠缠，因为不管怎样，凌子风总能及时地从过去世界返回并赶上他。他勉强地说："好吧，不过这是最后一次了。"

凌子风眉开眼笑地说："谢谢，衷心感谢。现在我要返回到1993年12月8日了－－不不，我真糊涂。这一天本来是'前一种'生活中我同田茹结婚的日子，现在这次婚礼已经不存在了。可是，如果我想看到田茹同别人结婚，我该返回到哪一天呢？我不知道这个时间。"

"你可以用*号代替具体年份，再加一个注解：田茹结婚的时刻，机器会自动搜索的。"

凌子风得理不让人地喊道："你看，你为什么不早点把所有的秘诀都告诉我呢。下次我返回时，你一定要倾囊而授，以后我就不会麻烦你了。"

他按照陌生人的指点调整好时间，按下"同相入"。这次进入花费的时间稍长，魔环内吱吱地响了一会儿，然后空间一阵抖动。

1992年9月6日上午11点49分 同相入

小点点在水面上踢着脚丫大声叫嚷："我不嘛，我不嘛，我还要玩水，要玩到天黑！"

若男穿着天蓝色的游泳衣，托着小点点在戏水。两岁的点点面色红润，胳膊像藕节一样白嫩，她玩得很尽兴，头发也打散了，活脱一个疯丫头。若男不解地说：“干嘛急着要走？刚刚玩了一会儿，点点还没有过瘾呢。你不是答应她玩一天吗？”

凌子风焦急地说：“我刚想起，田茹要在今天中午举行婚礼，我们不能不去的。”

“田茹是谁？”

“到现在为止，她对你我来说还是个陌生人，不过，今后她会成为咱家一个很好的朋友。你不相信我的话吗？”

若男咕哝着说：“神气得你，好像个预言家似的。你那时说我要生个小子，咋会生了个女儿？”

不过，她说是说，实际还是很信服的。不知道凌子风从哪儿学来这些神神道道的本事，结婚近四年来，他确实做过一些很准确的预言，比如1991年的伊科之战，1992年的美国十大畅销影片，等等。现在她相信丈夫说的并非虚言，于是她劝小点点：

“点点，听爸爸的话，你不是最爱看花娘娘结婚吗？那儿有好多好多客人，汽车上都扎着彩球，新娘穿着漂亮的婚纱……”

小点点果然中计了：“好吧，咱们走吧，看完结婚再回来玩水，好吗？”

他们给小点点穿好衣服，梳好辫子，叫了一辆出租直奔金鸳鸯首饰店。他知道这儿有田茹最喜欢的那种珍珠项练。项练洁白晶莹，在天鹅绒的首饰盒中闪闪发光，标价是1200元。若男吃惊地说：“1200元？子风，咱们也随份子送个200元的红包就行了，哪有人生面不熟的，一下子送这么重的礼？”

凌子风说：“听我的，回去后再跟你解释。买吧。”

若男不情愿地掏出长城卡。

他们先到田茹家打听到新房的详细地址，乘出租车急急赶去。等他们赶到时，新郎正抱着新娘进门。田茹一袭洁白的婚纱，娇慵地挽住丈夫的脖颈。他们挤进去，耐心地等仪式进行完，来到新郎新娘身旁，凌子风微笑着说：

“恭喜你们。我们知道得太晚，这就急忙赶来了。一点小礼物，不成敬意。点点，把礼物送给叔叔和新婶婶。”

小点点在妈妈怀中高高举起首饰盒，口齿清楚地说：“祝新郎新娘白头到老，早生贵子！”

这当然是妈妈教的话，来宾们都高兴地鼓掌，田茹和新郎陈习安迷惑地看看对方——他们都以为来客是对方的朋友——接过礼物。凌子风对新娘轻声说：

“请打开它，不知道你是否喜欢这个式样。”

新娘不好意思地打开盒子，立时一声低呼。盒内是一条漂亮的珍珠项练，展开看，正是她最喜欢的样式。她酡颜晕红，衷心地说：“谢谢，这个礼物太贵重了！”

凌子风挥挥手：“不必客气，只要你喜欢，我就放心了。”

是的，我可以放心了。看来田茹对他没一点印象，这串项练也没勾起她的任何回忆——要知道这正是田茹和他结婚时戴的那种式样！不过这并不奇怪，他和田茹的婚姻是在另一个平行宇宙和平行时间里，此时此地的“这个”田茹当然不可能有什么记忆。

新郎的大哥赶忙为新客人安排了座位，喜宴开始了。席上，大哥把凌子风当成了重点对象，频频劝酒。若男竭力抵挡，说："大哥，他真的不能喝酒，两杯灌下去就要胡说八道了！"

新郎的大哥不依不饶地又敬了一杯："不行，今天非要一醉方休！我不认识你们，但我知道你们一定是习安或小茹的好朋友。今天不喝足，就是不给大哥面子！"

凌子风这会儿心境异常轻松，笑道："若男你别挡，今天我高兴，要陪大哥喝个痛快！"

若男恼火地瞪他一眼，不好再劝。几巡过后，凌子风的脑袋已经胀大，舌头也开始发直。若男十分着急，却劝止不住。更要命的是，新郎新娘也敬到这一桌上了。新郎满满倒了六杯酒，让新娘双手举过来，恳切地说：

"请大哥和大嫂满饮这六杯。抱歉得很，我俩都眼拙，到现在还没有想起大哥大嫂的名字。"

新娘没说话，水汪汪的眼睛紧盯着他。凌子风想，她确实想不起我了，一刹那间微觉伧然，但这点思绪一闪即过。不要再牵挂这个世界的悲欢了，应该高兴的。他与若男，田茹与这位陈习安，一定都会有一个幸福的一生。他接过六杯酒一饮而尽，大笑道：

"你们本来不认得我，咱们之间的缘份是在前生结下的，说来话长，闲暇时再说吧！"

新婚夫妇困惑地笑着，这位仁兄一定是喝醉了，在说疯话。他们又为若男倒了六杯，凌子风又接过来：

"内人不会喝酒，我代劳了吧，祝二位幸福美满，早生贵子！"

12杯喝完，若男扯扯田茹的衣袖，偷偷示意实在不能再灌他了。两个新人不再勉强，转向别的客人敬酒。小点点看见爸爸满脸通红，格格笑着，点着爸爸的鼻子：“爸爸喝醉了，爸爸是个大酒鬼！”

凌子风威胁地说：“不许胡说！谁说我醉了？”

若男调侃地说：“爸爸没醉。醉人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尽说废话，点点，你看爸爸，一定能把嘴巴闭上！”

凌子风倔强地说：“我当然能闭上。”他闭紧嘴巴不再说话。

我没有醉，我只是高兴。我们三个人都有了圆满的结局。田茹会心安理得地和“新”丈夫生活，为他生儿育女，白头到老……不对，这里有一点点不对，是什么呢？……早生贵子，早生贵子……

新人们敬完一圈，说：“失陪，各位请吃好。”便要转到另一桌去，经过凌子风的身边时，他忽然抓住新娘的手，急急问：“田田呢？”

新娘吃惊地瞪圆眼睛：“什么田田？”

若男知道丈夫醉了，怕他作出什么失礼的举动，忙来拉他，但凌子风的手掌像铁箍一样箍住田茹的胳臂，恼火地说：“当然是咱们的儿子田田，那个最聪明最逗人爱的小神童，你怎么能忘了呢？”

满座皆惊！新娘面色苍白，强忍住眼泪，这个素不相识的人为什么专程来搅混她的喜宴，败坏她的名声？新郎和若男都双目冒火，他们对凌子风的醉话有几分相信，因为那件1200元的贵重礼物本来就惹人生疑。几个邻座的小伙子已经逼过来，摩拳擦掌的，要来教训这个厚颜无耻的流氓。新郎倒还冷静，不愿在吉日良辰把事闹大，便抑住怒气，拦住那几个小伙子：

“他是喝醉了，满嘴胡吣，大林，你们几个把他架出去。”

凌子风看到满座的敌意，他挥挥手，不耐烦地解释："你们误会了，新郎你也别多心。我没喝醉，也没认错人，就是这个田茹，一点儿也不错。不过她生田田的事发生在另一个宇宙内，另一个平行时间内，此时此地的田茹并不知道。"他恍然大悟，捶着自己的脑袋，"是我糊涂了，既然这样，我问她有什么用？我得去那个平行时间里去找田茹。"

他颓然坐到椅子上，开始急急地调定魔环上的时间。一座人迷惑不解，不知道他是真疯还是假醉。若男强忍住泪水，真想抱上点点一走了之。但她看见几个壮小伙子正向丈夫逼近，怕他吃亏，不敢离开。凌子风对这一切充耳不闻，自顾按下魔环的"返回"钮，他在这个世界里最后听到的是点点的哭声：

"爸爸！爸爸！你到哪儿去了？"

1999年8月20日晚11点05分

醉醺醺的凌子风忽然现身在陌生人面前，陌生人很奇怪，两人从黄鹤酒家步行过来时，凌子风并没有多少醉意，那么，他的醉意是从"过去"带来的？从理论上说这完全不可能，因为一个时间旅行者在返回现在的时候，应该完全恢复出发前的形态。但眼前这个人却分明满身醉意，他口齿不清地急急忙忙地说道：

"我要找田田，我的儿子田田。先生，怎样才能找到我的儿子田田？"

陌生人苦笑地端详着他，似乎不相信他是如此弱智。他说："我想凌先生在返回过去之前，对此该有一点最起码的了解吧。你已经按自己的意愿和若男结了婚，和她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小点点。田茹已经和你没有任何关系了，自然不可能有什么田田。"

凌子风急急地打断他的话：“我知道我知道，可是，田田是个少见的神童啊，他很可能成为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在人类历史上写上自己的名字。这种神童是很难得的，怎么能让他悄无声息地消失呢？”

陌生人断然说：“很遗憾，这件事情无法可想，当你决定救下若男并和她结婚后，田田就根本不存在了！”

凌子风的神情已近于癫狂，喃喃地说：“那么是我杀了他？实际上是我杀了他？”

陌生人已经不耐烦了：“怎么能这样说呢？从概率上说，你和无数女人都有结合并生儿育女的机会。但这无数个可能的组合中只有一个会成为既定事实。当你的生活发生这么一次‘坍缩’后，也就斩断了其它婴儿的出生之路。你能说这无数有可能出生但未能出生的婴儿都是你杀死的？”

“我知道，我知道，但田田毕竟已经出生并活到七岁了呀！”

陌生人冷冷地说：“很抱歉，我不能帮你什么忙，我劝你不要有太多的欲望，下决心挑选一种生活，目不旁骛地过下去吧。另外，请你记住，不想再拥有它时，要为它找一个新的主人。凌先生，我要同你说再见了。”

凌子风彷徨无路。他很想按陌生人所说，挑选仅仅一种生活。但挑选哪一种？几种生活已经揉来搓去，弄得皮破肉烂，不堪入目。更要命的是，不论挑选哪一种生活，他都不可能“目不旁骛”，他都要操心另一种生活中亲人的命运，牵肠挂肚，摧心裂肝，一直到他疯狂。

他如果挑选第一种生活，就要认可若男的死亡；

他如果挑选第二种生活，就要扼杀田田的生命。

十年前，若男的不幸使他痛不欲生，但毕竟那是一个不可抗拒的意外。而现在，若男或者田田是否死去却是取决于他的决定，他该如何选择？该留下哪一个而“杀死”哪一个？

陌生人看见了他的绝望和无奈，作为一个过来人，他当然能深深理解，但是爱莫能助。他叹口气，又说了一遍：

“凌先生，再见。”

便转身走开。走了十几步后，他才听到凌子风的回答，像是答话，又像是自语：“再见。我要把这个不祥的东西送回原地，不让它再害人。”

陌生人立即领悟到这句话的含义：如果他想把魔环留在唐朝，那他自己也不可能返回了，他是以这种自我牺牲来求得解脱。陌生人觉得内疚，毕竟是他造成这种局面，他想尽力劝劝凌子风，扭回头，那个地方已经空无一人，只有空气还在微微振荡。

凌子风已经走了。

陌生人默默地等了一会儿。如果凌子风是在一时冲动下做出这个决定，也许他随后会后悔，会使用魔环返回这里。十秒后他仍没有返回。他永远不会再回来了。陌生人忽然想到天福寺地宫中那封短柬，直到这时，他才恍然悟到短柬的含义：

“仙人凌风子自言亦中土人氏，仗此琢修行凡一千九百九十九年，方能脱体飞升，知过去未来之事。”

当时他就纳闷，为什么凌风子修行的时间有零有整，是如此准确的一千九百九十九年？现在他明白了，仙人并不是什么凌风子，而是凌子风；他于1999年得到魔环，在绝望中回到唐朝并死在那里。临死前他肯定对某人（很可能是位僧人）讲述了自己的经历，留下魔环；而那位对

高科技一窍不通的唐朝和尚把这些话半生不熟地吞下去，写出那封短柬，与魔环一起葬在天福寺地宫。

然后，魔环在20世纪八十年代被发现，几经辗转，来到凌子风手里。这是一个闭口的时间循环，周而复始，没有开头和结尾。至于外星人的这件宝物是何时添加在这个循环中？恐怕只能是一个解不开的谜。

远处出现了汽车灯光，一辆黄色的出租车开过来，停在河边。一高一低两个人影从车上下来，然后出租车转过灯光，把大灯对准岸边，那两个人影在光柱中蹒跚地走过来，边走边喊：

“子风！爸爸！你在哪儿？”

听得出一个是女人，一个是小孩。小孩的声音很尖，无法辨出是男孩还是女孩。陌生人知道这是凌子风的家人来寻找他，但究竟是若男和点点，还是田茹和田田？他不得而知。

他知道自己留在这儿将会很尴尬，凌子风的妻子肯定不会相信她的丈夫已经到了唐朝，说不定，她会把这个可疑的陌生人当成杀人凶手。陌生人苦笑一声，悄悄离开岸边，走了很远，还听见两人焦急绝望的喊声。

（完）